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馬政紀卷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樊

騰錄監生臣馬紹基

欽定四庫全書

馬政紀卷三

明 楊時喬 撰

俵馬三

俵馬者以種馬騾駒表其良者起解以備用者也會典
太僕志載國初種馬騾駒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
以俟奏補給賞置廐之用未有解俵者正統十四年以
邊警取馬一時不至難應猝變始于孳牧內歲取備用

馬二萬匹寄養京輔三府以備不時調兌是為起解之
始正德二年專于買俵猶係就種馬額數出銀買者至
隆慶二年半賣萬厯九年全賣之後則一槩將丁糧均
派徵銀在官給馬戶買俵矣其俵解又令各府州縣每
歲將應解馬匹隨數多寡分春秋二運會典載舊例不
蠲免自成化以來多所蠲免或全免或量免或緩徵或
永改折或暫改折定以分數年限各視其災之輕重以
為等紀俵馬三

俵者表識之謂以種馬騾駒表識其內
之良者即以此起解謂之俵解又以俵

解俵用騎操折易併進納俱印烙以防姦弊謂之印俵其孳生及賠納駒應交印者謂之交俵差官各地將空閑增出人丁俵散領養謂之俵散俵散者即寄民間餵養者當考古無俵字蓋即表字後旁加亻為俵以亻表識良馬備用為義此蓋近增字今通用

兩京太僕寺額派備用俵馬

此太僕寺南京太僕寺並同者

正統十四年令歲取備用馬二萬匹北直隸河南山東取七分南直隸取三分俱限八月以裏解部發太僕寺

驗印給俵

後增減分數本色折色節年不等

成化四年議備用馬太僕寺取七分南京太僕寺取五

分差官吏管解

兵部題每歲備用馬匹太僕寺取七分南京太僕寺取五分俱限八月以裡解

部各府州縣解馬二十匹以上差官解管二十匹以下及有事故等項方許差吏違限者照例叅送法司以後解馬違限并違例差人及一年之上不來完馬取批者一體照例究問奉旨是

成化二十一年奏准南京太僕寺所屬地方備用馬匹從各府州縣徑解北京交俵如有拖欠及補完之數仍行南京太僕寺照查

弘治三年題准暫取備用馬一萬匹

兵部題覆該吏部等衙門尚書王等

會議得在京原無寄養馬匹自正統十四年北方侵犯京師一時缺馬騎操該太僕寺奏准將順天府所屬人

戶孳牧馬匹分散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却於南京太僕寺孳牧馬匹內每歲取二萬匹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以十年論之該馬二十萬匹民戶有限馬匹太多連年倒死者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補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于用若照前數行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後合無將備用馬每歲暫取一萬匹本色折色臨時具奏定奪如果緊急用馬照舊取用或發銀收買奉旨准行

弘治五年題准備用馬每歲止取一萬匹北直隸河南山東并南直隸徐州所屬俱解本色內永平府折色本色中半廬州鳳陽二府滁和二州解本色七分折色三分淮陽二府應天江浦六合二縣解本色四折色六

分應天府上元等縣鎮江太平寧國所屬俱解折色

舊例

每匹折銀十兩其本色馬務要揀選堪以騎操四歲以上七歲以下折色銀亦要辨驗足色各令依期委管馬官貢解俟馬匹折銀事例行之二三年備用馬匹有無勾用另行奏請定奪

弘治七年題准每歲止取備用馬一萬匹北直隸各府

定限八月以裏南直隸各府定限九月以裏解部

兵部題覆

御史潘楷奏要將每歲備用該解馬匹一萬并令與解馬人員地方遠近到京日期本部議得合無行南京太僕寺轉行各該養馬府州縣自弘治六年為始俱照奏准事例今後每歲止取備用馬一萬匹其管解人員直隸保定及山東河南等府州縣每歲定限八月以裏南直隸應天鎮江并鳳陽等府州縣每歲定限九月以裏

解部如果緊急用馬仍
照舊例取用奉旨准擬

弘治九年令孳生馬齒少力強而不及四尺以上者亦

聽印俵

兵部題該吏科右給事中韓祐等奏本部議得
合無兩京太僕寺轉行各該管寺丞查照先行

事理每遇行取備用馬匹務要預詣各州縣將孳生兒
馬駒并買補內逐一揀選堪中者造用印信冊鈐記管

馬官員解赴本部發寺驗收如孳駒內齒生少身力強
壯止是尺寸畧有不及亦聽選不必拘取於四尺之上

各該寺丞仍前不行親詣州縣揀選每縣馬一百匹揀退
三十匹以上者本寺開報本部叅究拿問如律若解到

馬匹堪以收俵毛齒尺對冊無寸差該寺聽信醫獸人
等妄言揀退許管寺丞或委解馬人員將揀退馬匹送

部看驗定奪
具奏奉旨是

正德二年奏准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
每羣派取一匹其種馬生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

正德二年奏准派取各處備用馬二萬五千匹太僕寺
所屬七分俱本色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本折色中
半北直隸山東河南限六月終南直隸限七月終各差
管馬官解俵

正德十一年奏准今後奏派寄養馬不許更改加添積
有餘馬作價收買不致泛濫多派難以徵解

該御史周
鵬奏要將

每年徵解備用馬立為定規悉照正統二等年數坐派積有餘馬作價收買不致泛濫多派難以徵納但恐各官意見不同仍復更張致為民害本部每年派馬之時務要遵守前例以為定規如有任意更改加添者聽兵科論奏改正
題奉旨是

正德十二年奏准備用馬除沛縣免派外徐州止派六十匹蕭縣三十匹碭山縣四十匹豐縣二十匹俱先儘上中戶內人丁每四十五丁歲朋出馬一匹折徵銀十五兩其寶應清河縣各於原派數內減派二十五匹興化縣高郵州各減派二十匹邳州江都宿遷鳳陽桃源

等縣各減派一十匹俱先儘極貧無產下戶

本年題准每年備用馬匹額派本折色二萬五千匹內
取本色馬二萬匹折色馬五千匹本折相兼緩急備用
若各年寄養馬匹除已兌過各邊關營之外積有多餘
量再減派馬政條例每年徵解備用馬匹立為定例坐
派二萬五千匹上年積有餘馬下年量減本色扣加折
色積有餘銀存留用馬數多年分作價收買不致泛濫
兵部奏准馬政條例一近京地方寄養馬匹專備京邊
戰馬之用舊例每年寄養不過二萬匹而又交兌有時

所以地方有餘民不受累加派備用馬匹數多京邊交
兌數少以致寄養尚多民不堪命清審編派利病雖係
有司通融歛散得失全由本部正德十年奏派馬二萬
五千匹漸復舊規又交兌京營宣大等邊數多民力漸
寬今後每年奏派備用馬二萬五千匹內取二萬匹緩
急穀用折色馬五千匹每匹徵銀一十八兩若各年寄
養馬匹除兌給京邊之外積有多餘量再減派
務令馬少而廐壯得用毋使馬多而羸瘦累民

嘉靖四年令扣算寄養備用馬匹歲常有二萬之數不
必多派以累小民其起俵馬駒酌量地方豐歉加派折
色送寺收貯以備臨時買馬

嘉靖七年題准以地方災傷山東沂州魚臺郯單滕費

等六州縣備用馬俱派折色其餘太僕寺所屬地方量
派本色馬三千匹餘馬一萬四千五百匹亦徵折色每
匹徵銀一十五兩均作二運南京太僕寺所屬通派折
色每匹徵銀一十四兩俱作一運

嘉靖八年題准見在寄養馬數多將歲派本色折色俱
照七年例原係折色者每匹徵銀十八兩本改折者每
匹二十兩

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北直隸山東河南災傷將預徵七

分馬匹改派災重者改折色三分仍徵本色四分次災者改折色二分仍徵本色五分每折色一匹徵銀二十四兩

嘉靖三十七年題淮南直隸各府州縣備用馬匹以後俱派折色內原係折色者徵銀二十四兩本改折者徵

銀三十兩

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將南直隸各府州縣應徵馬匹照舊全派折色查照節年事例原

係本色者徵銀三十兩原係折色者徵銀二十四兩北直隸山東河南暫改折色者俱徵銀二十四兩各照數催督徵完依限解部發寺備用其永平府被兵地方該寺備細查勘實經被宮去處審實人戶一體全派折色

以示麤息馬
價毋得漫假

本年又議准沂費鄒滕嶧五州縣備用馬以後俱改折
色

嘉靖四十二年題准各州縣起解備用馬匹每匹徵銀
二十七兩內二十二兩給馬戶買馬五兩充為路費務

要看驗合式

兵部覆該御史吳守題本部查得題准派
馬事例本色馬務要揀選身高四尺兒馬

五歲驕馬八歲以下方許起俵近年以來或狡猾減價
買抵或權豪囑託換易以致馬匹矮小大半不堪御史
吳守謂與其驗退於到寺之日不若精選於起俵之初
合行南北印馬御史會同各該撫按衙門行令各府州

縣以後起俵備用本色馬每匹定銀二十七兩內二十兩買馬五兩充為路費此外不許分毫科取其馬務要中式各該掌印官親驗停當解部發寺交收果有驗多中選且無虧欠者少卿等官會呈本部咨送吏部旌擢仍襲前弊者奏罷黜至於兜攬抵易等弊各該衙門以後通行嚴禁

嘉靖四十五年議准寄養馬大約總計止用三萬此外不許多派俵

隆慶元年題准各處起解備用馬匹每匹徵銀三十兩全給馬戶買解不許扣留

隆慶四年議准本年備用馬北直隸山東河南一萬七

千五百匹內本色八分折色二分南直隸七千五百匹
全派折色其本色馬俱要揀選方許起俵折色照例不
分南北每匹徵銀二十四兩

萬歷元年題准北直隸山東河南備用馬本折均配真
定大名濟南開封衛輝彰德六府為一半保定順德廣
平永平河間東昌兗州歸德八府為一半年半輪派一
半徵解折色一半徵解本色

萬歷六年議准南京廬州滁和為一年鳳陽為一年輪

派如北方例

萬歷七年題准南京廬鳳滁和舊徵本色七分者今減為六分

萬歷九年種馬既草鳳陽等府各屬州縣尚輪解大馬

各數不等

共二百一十三匹

萬歷十四年題准北直隸南直隸各災傷地方于折色二十四兩曾減二兩未免者皆全徵

萬歷十五年鳳陽廬滁和各屬州縣輪解大馬二百二

十三匹盡行改折銀三十兩

該本寺卿羅題照得南馬矮小加以路途遠俵解

艱難即如今歲缸縣盡數退回其餘州縣亦皆大半不堪不惟無裨軍興且至賠累寄養合無將前馬每匹折徵銀三十兩類解本寺至今止有派徵薊鎮馬改折銀兩類解薊州

各府州縣每輪解俵備用馬每歲額數

正統十四年于種馬內起解備用馬數以春秋二運起解

直隸大名府二千一百七十六匹

內擠乳馬七匹

保定府一千五百八十九匹

內擠乳馬八匹

順德府七百四十三匹

內擠乳馬五匹

廣平府七百五十四匹

內擠乳馬五匹

真定府三千五百二十七匹

內擠乳馬五匹

河間府一千七百二匹

內擠乳馬五匹

永平府九百三十四匹

內擠乳馬十匹

河南開封府二百五十七匹

彰德府二百三匹

衛輝府八十三匹

歸德府考成縣六匹

山東濟南府二千八百一十二匹

東昌府六百七十六匹

軍衛解俵馬數

在京龍驤等原二十六衛後將義勇中左神武後三衛
俱改陵衛免養不解俵外共二十三匹

在外保定等四十六衛各解俵一匹共四十六匹

南太僕寺解俵本折馬額數

應天府各縣并帶徵滁州衛共九百三十一匹後減七匹止九百二十四匹本色四十八匹折色八百八十四

匹

舊零
八分

直隸鳳陽府各州縣共一千八百八十六匹內本色馬一千五百五十五匹折色三百三十一匹

揚州府除海門外九州縣共一千四十五匹內本色五百四十一匹折色五百四匹

淮安府各州縣共一千一百九十七匹內本色六百八

匹折色五百八十九匹

廬州府除英山縣外七州縣共八百六十七匹原內本色七百九十一匹折色一百五十一匹

滁州并各縣又帶徵滁州衛共二百一十五匹內本色一百七十五匹折色四十匹

和州并含山縣共一百二十八匹內本色一百四匹折色二十四匹

徐州并蕭碭山豐三縣共一百五十匹俱折色共一百

五十匹

廣德州建平縣一百六十匹俱折色一百六十匹

寧國府南陵縣一百五十匹俱折色一百五十匹

鎮江府各縣共四百六十八匹俱折色四百六十八匹

太平府各縣共二百九十匹俱折色二百九十匹

太僕寺買俵馬

自此兩京太僕寺異此為太僕寺見買本色其餘解折色者

自萬歷九年盡賣種馬後此為專徵銀買俵之始以前兩太僕寺各俵分數買俵南京太僕寺以所買者解至

太僕寺交驗至萬歷十四年盡行改折惟有北直隸河
南山東十四府之馬解寺故此紀太僕寺專買本色馬
而南京太僕寺專解折色銀分而紀之于下以便稽考
者

萬歷九年始議盡賣種馬徵銀買俵起解收發寄養

該兵

部題准各府州縣照原俵例舊係本色者徵銀三十兩
係折色者徵銀二十四兩每年派到本色支原徵本色
銀內將馬價二十四兩草料六兩買馬一匹起解至京
每年兵部題請劄行本寺依分派各府若干各府照依
分派各屬若干其內申明馬價二十四兩草料六兩俱
要給與買解大戶仍禁各屬不得給平估之時值假節

省之虛名充侵剋之實囊以致所買馬矮小癘損及奸頑馬戶齰價赴京交通醫販人等收買騎傷攬臆鑽渠鞭花不堪馬匹朦朧解入違者俱行究治

萬歷十八年題准其起俵馬匹不行用心揀選任其癘小不堪聽憑積販包攬俵解者寄養馬匹不行加意查驗以致瘠損倒死數多或應買補不行追補或任馬戶以小馬抵換原發大馬或以生作死私賣重價希圖輕價買補者通計其馬數以為分數三分以上者罰俸五分以上者住俸候下次查驗臆壯買補總計至八分以

上始請開復本部仍咨吏部將馬政修舉者行取擢用
以示勸牧事廢弛者附簿劣處以示懲若州縣佐貳首
領有科尅馬戶事發有實跡者聽該寺提問至於解戶
各衙門需索務裁損以省繁費寄戶鞍花鐙花量為寬
禁以塞騙局相應悉如議行

萬歷二十年題准預派期俱于本年九月以內不再得

過期以致民累

該印馬御史樊玉衡劉曰梧題于秋運
將終八九月之時本寺即以議派本折

分數該部題覆轉行各屬
庶于各官民徵解皆便

萬歷二十年題准內稱查得萬歷二年題准將保定順德廣平河間永平兗州東昌歸德八府與真定大名濟南開封衛輝彰德六府各一年輪派本色又查得萬歷六年本色四分其三年六分五厘十六年三分十八年五分二厘十九年五分九厘各分數不等已而又為幫派帶派科條詳而弊愈滋夫派無定數則小民以不均而受累法無畫一則吏書得因緣而為奸以故州縣往往加賦不止撫按無所覈其數有司不得明其守方今

邊境多事之時正為馬政修舉之日合無斟酌節年馬數定為成規通融于保定等十四府原額內普派本色三分以後量年分災傷及兩路缺馬隨量行增減自二分至四五六分以上並臨時裁酌

本寺卿王汝訓題該兵部尚書石覆議依

擬以後年分俱照此行

萬歷二十一年題准俵馬務要足二萬之數于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真定等十四府均派本色馬匹其或災傷年分待各撫按衙門奏勘明白兵部覆奉行寺照依減

派本色或折色轉行各府屬分派各州縣依舊例頭二

運俵解

一頭運直隸真定保定河間三府俱限二月二十日以襄順德廣平大名永平四府俱限二月

二十五日以襄山東河南所屬俱限二月初十日以襄南直隸所屬府州縣折色馬價俱限五月終解寺河南歸德府一府併作一運亦限五月終解寺二運俱限九月以前通行完報如有依解過限二個月以上者呈部類叅如至三個月以上至半年者許指名叅奏承批人員違限一個月以上叅送問罪其衛所折色亦照本府限期解納如違一照前限將承批人役叅送問罪其係千百戶承批雖過限亦須呈部類叅以上近例過限或一個月或二個月或三個月者照各部舊例水程大吏便行問究過遠至三月外者仍照例行若係災傷重大年分照依彼處撫按官奏題寬限緩徵待各府州縣申文至日查係的確亦不究問限期題准各違限違例每

歲終太僕寺呈部查究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奏報不許延至隔年其不赴掣總通判及吏役遲慢等項該寺

經行

查處

萬歷二十二年題准照萬歷二十年馬以十分為率普派本色三分折色七分定例權于各府本色三分之內分別災傷輕重極重者本色盡改折色稍輕者少派本色無災者多派本色其河間等各府所屬各州縣災重者本色三分俱暫改折色保定等七府所屬各州縣被災稍輕者派本色三分暫改折色一分交州東昌二府

被災又次者派本色三分五厘暫改折色五厘永平彰
德衛輝三府原係無災仍量派本色三分所派原係本
色暫改折色者每匹徵銀三十兩其餘原額七分折色

每匹徵銀二十四兩

該保定巡撫劉題稱地方重災欲將本色緊議改折每匹徵銀三十

兩解寺貯庫給各邊鎮止用十五六兩可得中騎二十
兩可得上騎軍不乏騎而民得稍寬一分即受一分之
益查得萬歷十一年該兵部題稱備用馬係千軍需重
務歲豐則多徵本色以備征戰歲歉則酌量改折以蘇
民艱祖宗立法盡善盡美今歲各該地方飢饉荐臻小
民困苦真定大名等府俱盡派折色萬歷十四年該前
撫臣賈三近御史劉霖因災題免備用本折馬匹一年
又將十五年折色馬匹量減二兩遵行在卷臣等屢徵

天惠不敢望行減免只將本色馬匹折解一年可實內庫可寬民力後照舊俵解兵部行本寺議民間災傷固所當恤軍國大計尤所當重合行撫按查各災傷重輕酌派本折庶民災與國計均益撫按勘回本寺再查兵部覆奏如議行

萬歷二十三年為寄養缺乏照額數題准保定等府普派本色四分折色六分以後年分普派三分或二分幾厘又本年北直隸山河諸府派數甚多民力難勝乃將薊州折色馬餘二百八十三匹外其七百餘匹暫派南直應鎮寧太廬六府以示均平

萬歷二十二年議定九月內本寺派定各府分數呈部
題奉欽依覆行本寺轉行各府照奏內分數分派各屬
照舊如有分數內不足買一匹者本府徑自議支原徵
本色在庫者湊足三十兩令買一匹起解仍預先申明
以便查收

萬歷二十四年題議俵馬見行

該本寺卿楊題買俵者
有伍始于起故一曰起

依自種馬草議照地畝徵銀僉大戶買俵每匹二十四
兩草料路費陸兩價善矣宜得良馬乃諸臣屢言州縣
官一給平估之時值一假節省之虛名一充侵剋之實
囊三者清濁不同虧少馬價則一民因不敢養限逼問

諸販民不從則強取之不肯販遠商亦不至再逼則遣
俵戶買之他所各奸販與積棍包攬者哄肇州縣謂各
方無馬有必重價乃有二十兩至四五十兩者而馬
又未必良也薊北馬羣即今真保衛詩驃牝即今衛彰
魯侯駟駟即今濟兗間皆馬鄉也風土如故過聞東土
小邑民家惟養驢騾非有勢力不養馬一養官必強取
且貽後累此乃威民且騷馬有官如此馬計由賈屢經
兵部申飭今尚猶然人言州縣官者以馬良不足為功
最不良不足為罪殿故視泛常是在後款舉劾嚴之爾
起在于解故二曰解俵解自州縣申冊內開解官俵戶
獸醫姓名馬尺寸齒數毛色如皆正身守法者則馬與
申冊相同馬必良或係積棍包攬則馬與申冊不同馬
必不良又或州縣編頭戶賣富差貧臨時又以哄嚇限
逼預給一空文冊與之至本寺嘗驗硃上之墨尺寸齒
色與冊不同者馬必不良前寺卿唐堯欽疏言不良則
價賤得利多良則無所牟利年年此解後年年此醫獸

內外交通夥黨聯結混然而收則喜稍加別白一換猶是再換三四換亦猶是一縣猶是兩縣三四縣亦猶是始哀鳴繼求書終騰謗況一換之間此輩復與馬販朋謀冒開費用價值歸勒騙于各戶將憐其重費而不換馬無俾戎用它年不與調兌是姑息于徭戶者又重累于寄戶也解在於收故三曰收徭前臣謂有二弊一在寺役通同成化弘治間問刑條例一款司府州縣起解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撓攬作弊俱問罪枷號一箇月發邊遠充軍再犯累犯者枷號一箇月發極邊衛充軍嘉靖間申飭正德間御史周鵠奏該寺醫獸人等多係積慣百計瞞官作弊本一馬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致驗中又奸頑馬戶齋價赴京交通醫販人等收買騎傷攬贖鑽渠鞭花不堪馬匹朦朧驗徭寺官不行用心看驗嚴行禁治以致前弊益滋合無令該寺遇解到即便查照原來丈冊逐一親驗其揀退查先例就於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下用退字小印以杜奸弊此一也一在勢豪囑托正德間南太僕寺卿楊琥題奉欽依今後敢有仍前依勢弊攬囑托及通同官吏醫獸人等作弊浪估價銀瞞官害民在京送法司在外聽撫按官照前項枷號官軍俱調極邊差操舍餘人等俱發邊衛充軍官吏醫獸人等一體治罪干碍內外勢豪人員徑自具實奏請治其攬哄老病原馬驗退仍還原主價銀若勒措不還許陳告枷號治罪此一也據此凡寺役當重懲若獸醫近取宛大二縣皆素交通為弊者以後如舊例別取附近州縣者至則封閉不令與寺役交通或有法外深奸速察懲之若勢豪囑托如唐堯欽所謂求書者本寺指實奏請治罪乃警一戒百有益寄戶而徭戶亦省費干請收在於印故四曰印徭徭馬會典開載舊例州縣各用印烙始行起解其後奏准免用蓋為擇退即得變價別買便于換易以示寬恕也惟本寺驗收不堪者用退字小印於騾下以妨奸弊近亦不用乃各官解醫獸交通本寺書

吏人役醫獸有驗不堪退出者復或借良者入驗驗畢
又將前退出者朦朧混入得收印以致俵戶無復子留
心買良祇圖微俸沿此故套及查頻年收印有良亦有
類此者即諸臣皆謂難覈可知也惟是用小印于駢下
自不得混入將使風行預戒諸弊不生後日有不待屢
換可必得良者乃州縣起解印亦當申請復用或賢官
或取良起俵中途無印為解役醫獸私賣至京恃沿朦
朧故套以致馬不良官績不著惟此印復用庶免此弊
或以前免用為便賣換詎知馬良不換換必不良不良
者敢為欺罔本寺又誣累州縣官是何可姑息隨其套
中也印在于發故五曰發俵凡俵戶固難但五年編買
一年後有數年安居在養戶當經數年拾餘年前馬纔
兌後馬復至不免一家舉勞或倒失賠償有費似于尤
難誠得本寺驗發悉如式齒無七歲外尺無三尺七寸
又精神臆壯猶可倘不如式又非臆壯本寺曲為俵發
又令原解及寺役送之遂挾令州縣驗發勒養戶收受

有力者亦不肯受如柔懦及輪貼顧倩者惟苟圖小利朋結哄受有一月或一年即倒者律坐問罪賠補至痛備榜掠絕產賣子不能完償州縣從寬聽賠又非事體誠收如式發日又不用原解寺後別行遣人發送內有不堪即許州縣申請或令養戶告換代請倘有發果良但路次因水草馳涉微疵亦令州縣醫治愈日始發不得勒受庶無煩民賠累安意餒養

買俵本折額數

此見在實數

大名府二千一百六十九匹

外擠乳本色馬七匹

保定府一千四百六十一匹

外擠乳本色馬七匹

順德府七百三十八匹

外擠乳本色馬七匹

廣平府七百四十九匹

外擠乳本
色馬七匹

真定府三千四百三十六匹

外擠乳本
色馬七匹

河間府一千六十七匹

外擠乳本
色馬七匹

永平府九百二十四匹

外擠乳本
色馬七匹

河南開封府二百五十七匹

外擠乳本
色馬七匹

彰德府二百三匹

外擠乳本
色馬七匹

衛輝府八十三匹

外擠乳本
色馬七匹

歸德府考城六匹

山東濟南府二千六百六十八匹

外擠乳木色馬七匹

兗州府二千七十八匹

內有永改折色不起俵沂費鄒三州縣馬七百三十四匹總為

二千八百一十二匹
外擠乳本色馬七匹

東昌府六百七十六匹

外擠乳木色馬七匹

以上本折馬一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原係本色者徵銀三十兩折色者徵銀二十四兩每年各州縣照數徵收在庫俟奉到本寺普派本折分數到日即將原徵三十兩內以二十四兩為馬價六兩為路費草料發馬戶買俵一匹此外一緊俱作折色以二十四兩數起解其本折原徵收總數每年一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該徵銀三十九萬六千三百六十兩外加沂費鄒三州縣永改折色馬七百三十四匹每匹或二十兩則徵銀一萬

四千六十八兩或一十八兩則徵銀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二兩總共銀四十萬五千七百九十三兩三錢九厘四毫三絲如本年奉派買俵本色五分折色五分則各該本折一半馬八千二百七十有零銀二十萬有零或派本色四分三分則折色亦以次遞減每歲本寺查行本色買俵併查實在折色預行各府行各州縣起解俱作春秋兩運差官吏解至或馬隨各州縣自解兩運依期而至銀或併一次或分二次俱隨各府舊例或類解或分解不等

按攷本寺每歲全徵折色銀僅四十萬餘歲派買本色或三分或四分萬一有事必五分以上一至三分則所徵銀已支去四十萬中之半矣况五分以上則又支過

於一半之外矣即此僅能歲徵一十餘萬合南直隸一十八萬有零歲不過三十餘萬計爾以此三十餘萬之入應補各邊近日買馬年例尚為匱缺况如近日本寺及言官所疏興師十萬即以騎步中分則五萬騎兵用馬五萬匹如遇本寺有寄養馬猶可征調如一時缺少則每疋以三十兩數計約費銀一百五十萬始足應此今以所入三十餘萬總計之當其時將以此補各鎮年例乎抑以之買馬以應五萬騎之需乎至是計安所出

竊恐事變忽來在民間非特無馬可賣在本寺亦無銀可買是兩窮矣至是始責本寺則本寺前此今此僅為職守庫藏而于廐牧之議一皆係于兵部並未預聞附議雖欲于臨事責之無及亦無益也是以僭有占前慮後之意謹檄書于此

軍衛折俵額數

萬歷十八年以萬歷九年裁草種馬惟軍衛以種馬買俵者照舊不草本年題准令照舊改解折色不得解馬

該本寺少卿唐堯欽題七十二衛所馬匹既不堪允應
令今年照例馬價或責掌印官親解兵部覆自十九年
為始俱令照例徵解折色每匹照各衛所原
派馬價銀數解部發寺收貯以備買馬支用

在京龍驤等衛各俵一匹徵銀數如寬河等各徵銀三

十兩

在外保定等四十六衛各俵一匹徵銀如東勝右忠義

中鎮朔遵化興州左

俱各三十兩

營州右營州前興前前州

俱各二十四兩

興州中涿鹿左涿鹿中涿鹿定邊

俱各十二兩

營州

中營州後營州左興州後武清

俱各二十兩

通州右通州左

神武中

俱各十二兩 以上共折價銀一千六百七十七兩三分九厘四毫

南京太僕寺折俵馬

此為南京太僕寺見解折色者

南京太僕寺舊解俵既而買俵起解俱與太僕寺同自成化二年始有折銀然特一二縣爾自隆慶二年半賣萬歷九年全賣後尚買解二百數十匹猶有存羊之意至萬歷十五年則盡去矣自是後本寺有銀無馬惟歲將部寺移文行於各屬督率徵收解銷已爾此在承平可稱清署民亦謂不擾萬一有事需馬其何以應緩急

哉語在南太僕寺志中

成化二年兵部奏淮南直隸府州縣養馬地方通年起解兒馬來京多矮小不堪征操今後江南該解馬匹其不堪不敷之數每匹徵銀十兩類解太僕寺收貯隨時收賣寄養給操

成化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奏草種馬蓋為鎮江一府而奏兵部尚書余子俊議養馬驃駒祖宗百年之成法解徵價銀官府一時之權宜今若盡去種馬歲出銀

二千兩以抵馬價然必有種馬乃可驟駒既賣種馬復徵馬價是無田而徵租也遂停止

弘治十四年兵部奏南直隸各府州縣解到備用馬多不堪給軍騎操收之則累順天府寄養之民退之則解馬人戶往來艱苦請將驗中者仍發順天府寄養不堪者退回變賣併各年拖欠未解者俱每匹徵銀十五兩解部付太僕寺市馬發府寄養

弘治十五年兵部派取備用馬一萬五千匹太僕寺所

屬七分南京太僕寺所屬三分於內折色一半照舊徵銀十兩其本色馬匹果係孳生馬駒齒歲身量相應者方許起解不足之數不必重價買補每匹徵銀十五兩解部發寺收貯買馬

弘治十六年都御史彭禮禮科右給事中王績各題稱應天府屬及太平鎮江等府俱在大江以南風土不產好馬難備軍前應用欲弛舊例以圖實用每年印烙馬駒務要逐一點開查審不必拘於八分果有孳生好駒

量與印烙聽候補種取用如遇倒失追賠本色不堪之數不必印烙每匹令其變賣銀三兩倒死徵銀亦如其數虧欠者徵銀六兩敢有遷延過年不納或虧欠捏作倒死事發各追銀十兩備開數目解部發寺買馬支用弘治十七年兵部據直隸徐州豐縣知縣田良等奏本縣拖欠各年馬匹數多所產瘦小不堪解俵乞照例折收價銀題准通將江北府州縣自成化十二年起至十五年終止拖欠備用馬匹俱折價收納

弘治二十二年都御史劉璋奏稱淮揚二府滁和二州
雖在江北實與江南地方相去不遠所產馬匹矮小不
堪騎操本年分暫照江南事例每匹折收價銀十兩解
部秤收買馬

本年太僕寺寺丞劉鏞題准南北直隸府州縣拖欠備
用馬匹自十六年至二十年止各以十分為率一半照
依江南事例每馬一匹折銀十兩解部發寺聽給邊方
買馬支用一半照舊起解本等馬匹其二十一年以後

拖欠者仍令買俵

弘治二十三年都御史周鵬王克復各奏稱廬鳳二府所屬并應天府江浦六合二縣所產馬匹矮小准照災傷每匹收銀十二兩以後照舊

正德八年奏准每折色一匹徵銀一十五兩原係本色改徵折色每匹徵銀一十八兩

正德十四年應天府通判張海奏准江浦六合二縣原派本色馬四十八匹暫改折色每匹折銀一十八兩解

太僕寺買馬支用

正德十六年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南方水鄉所產馬匹不堪邊用要免其牧養種馬定立歲辦額數量徵價值解寺收貯從便買用該兵部議寧國太平鎮江三府廣德并徐州俱免

十六年南京兵部議應天淮揚廬鳳五府滁和二州雖有本色之數亦有折色中半必欲通將南直隸備用馬匹俱派折色徵解誠恐邊方卒有警報騎征官軍奏

允不給縱使發銀收買一時豈能濟事仍照先年例本折中半

嘉靖元年兵部題准地方災傷行南直隸掛欠馬匹州縣自正德十六年以前曾經起解到部送寺俵驗不堪退回馬匹聽從變賣每匹照依南京太僕寺卿潘希曾所擬徵銀一十八兩解部發寺收貯買馬支用

嘉靖六七等年兵部題南直隸鳳陽等府地方解到馬匹俱各身量矮小不堪俵允暫准嘉靖元年分備用馬

匹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俱折色原係折色者每匹照舊徵銀一十八兩原係本色者每匹加銀二兩共徵銀二十兩起解收貯

嘉靖十五年都御史周金題准撫屬地方連年災傷民困至極將淮揚廬鳳四府滁和二州嘉靖十六十七年分該備用本色馬匹暫准照例折價以後年豐照舊額本折中半

嘉靖十七年兵部題本年分備用馬匹照常年該派二

萬五千匹但各處有水災起解與餵養不前若派不足又恐調用不敷准量派備用馬擠乳馬共七千匹其餘照先年題例原係折色者每匹仍徵銀一十八兩原係本色今該折色者每匹仍徵銀二十兩

嘉靖三十年兵部題准邊陲多警北方乏馬收買今後南直隸起解折色不分永改及暫改俱徵銀二十四兩解部發寺收貯買馬

隆慶四年奏准要將廬鳳二府本色馬匹一體改徵折

價姑候五六年後再行議派

兵部題覆看得太僕寺卿顧存仁所陳南北直隸馬

匹矮小不堪調用要將廬鳳府本色馬匹一體改徵折價姑候五六年後再行議派查得近該本部題派隆慶四年備用馬匹為因南直隸上年解納者數多矮小不堪仍全派折色起解如遇本色馬少發銀于就近去處收買兌用已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照本官所擬大畧相同相應悉如所擬馬價額派買馬銀全給解戶

萬歷十年以後各州縣悉照買俵舊額一切徵銀照依九年所定例輪年買馬

萬歷十五年本寺以廬鳳滁和等處所解大馬矮小不

堪又題覆免解止折銀三十兩兵部議將此二百七十

二匹折徵價銀三十兩類解本寺貯庫候買馬自後南

太僕寺各府祇有銀無馬解寺

萬歷九年種馬既草鳳陽等府各屬州縣尚輪

解大馬各數不等至萬歷十五年本寺卿羅題照得南馬矮小加以路途遠俵解艱難即如今歲虹縣盡數退回其餘州縣亦皆大半不堪不惟無裨軍興且令貽累寄養合無將前馬每匹折徵銀三十兩類解本寺每歲即將此銀給發

薊州抵補馬價

萬歷二十二年題准泗州水災將馬價自二十一年起

至二十三年止暫免三年少甦民困

萬歷二十二年因北方災傷寄養馬缺乏將直隸山河各府多派本色發養將給發薊鎮折色馬價一千匹俱令鳳廬揚應鎮寧太七府派徵

內除淮安徐州災重者暫免派

折俵本折額數

應天府本折馬八百三十四匹

外解南京兵部馬九十九匹

鳳陽府本折馬一千八百八十七匹

揚州府本折馬一千四十四匹

淮安府本折馬一千一百九十七匹

廬州府本折馬八百七十六匹

滁州本折馬二百一十五匹

和州本折馬一百二十七匹

徐州折色馬一百五十匹

廣德州折色馬一百四十二匹

外解南京兵部馬二十匹

寧國府折色馬一百三十四匹

外解南京兵部馬一十六匹

鎮江府折色馬四百一十六匹

外解南京兵部馬五十二匹

太平府折色馬二百六十一匹

外解南京兵部馬三十二匹

以上共本折馬七十三百八十三匹亦係原派本色者徵銀三十兩折色者徵銀二十四兩其起解日亦以二十四兩為例七十三百八十三匹共該銀十八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兩六錢內惟鳳陽一府為一年廬州并滁和二州為一年輪年舊係買本色大馬二百八十三匹今亦俱改折祇令查將原徵三十兩數解寺抵充薊州或有北方災傷及歲派分數過多難以抵補年分即將薊州一千匹數分派各成熟府分以原徵本色三十兩湊足一千匹解寺抵充薊州全數自此外一緊將前折色二十四兩數起解太僕寺亦于歲前議普派本色本折時一體呈部題覆轉行南京太僕寺查明各照各府州舊例類解太僕寺

按考南京太僕寺志曰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所重在馬周制六軍車乘悉出於民而校人所掌者特給公家

之用而已當時不聞其乏馬而馬之在民者亦未聞其
為害自秦人首開阡陌歷漢唐以下兵車不取之田賦
戎馬各從官給及宋罷監牧改保甲出馬遂為民病豈
古今土地生牧相遼絕哉李覺云養馬之卒有罪無利
是以駒子生乃驅令糶灰而死蓋餽養多而草料不貲
其害必至於破產彼虧欠倒失賠罰不過數緡孰肯肥
公家以剥已膏耶且戶配一馬分日而飼繫之維之其
可以蕃息乎此文潞公所以痛言於宋也我朝賦牧於

民蠲其科徭即復卒之遺意初行江淮數郡至永樂十九年都北京則又行於山東河南并北直隸七府聖謨神算榜示利病豈無懲於宋事耶第承平日久玩愒乘之加以官吏點視刑責科罰百端害之所在人所必避故百姓惟恐息駒貽害不謀為之隱諱則謀為之衝落所以生息日微縱有所產卒多矮小卒不免宋人之弊者勢則然也而因噎止餐者遂謂江淮不宜產欲革去種馬科戶出錢應買是無田而責其租為無名之徵矣

豈知聖祖藏賦於民之深意耶況江淮自春秋以前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本國而已觀申公巫臣使吳教吳乘車蹙楚是吳亦自有馬也又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悉為金有惟市於淮郡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則知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余靖已言之於宋矣使必拘之地產則錢氏置監於婺女昔何號為馬海彼衛驂牝三千魯駟牝牡馬至今又何寥如也且起俵馬匹類買於販徒凡以得之民

一也甘於售馬販而不樂於為官養是可不深求其故耶雖前後建白如通折價便寄養要亦因時災傷暫通其變以宜民而已於定制不敢改也使孳牧有道則田塋盡精騎朝發而夕可至矣又何必市之馬販徒以罔民已哉是在典牧者加之意而已

南京太僕志又曰愚嘗讀書至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乃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然猶修周官牧圉之政於岐豐鎬京等處以及井甸所至

莫不有馬其所以制治於未亂者何其深且遠也我聖
祖龍飛淮甸駐蹕滁陽及天戈所向殪漢路吳遂乘勝
長驅剋削羣雄奄有四海於是歸馬于滁陽視歸馬華
陽與王至自豐者益焯有光矣又括江淮為京輦神臯
修馬復令豈不為萬年豐鎬圖耶然諦觀形勝北控魯
魏南盡吳越東屆海壖西聯汝汴自春秋以來世為爭
戰之地如魯以車徒克淮夷吳以偏乘滅鍾離灌嬰以
驍卒蹙項羽於東城謝玄以步騎敗苻堅於淝水是江

淮之地未始不以馬取勝而或者謂非騎所能展奮然則聖謨睿筭其所以親定於滁至再至三者果無見於此耶且設立本寺專司江淮牧政實強幹弱枝之道當時北直隸一帶不過以行太僕寺寄之與今之遼東山陝寺卿一也及定鼎北京守土者遂欲弛南牧以要市於民甚或管馬官員巧避本職希營別差於牧政漫不講求則此法可終罷哉昔王禹偁云宋自太宗繼業天下一家議者乃合江淮諸郡撤武備三十餘年萬一竊

發何以枝梧嗚呼今豈無禹偁之慮乎

以上二條乃嘉靖己酉以前所

志是時原額種馬如故且言之如此自隆慶二年萬歷九年以後事作志者未之見也如其見之則其所感慨又當何如也今特採附之以備稽往者一覽

馬政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馬政紀卷四

明 楊時喬 撰

寄養馬四

寄養馬者以解俵者發寄民間牧養以備用者也會典
太僕志載洪武間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自正統十
四年始以順天保定河間各州縣屬寄養之地前此皆
以徵俵者發寄自正德二年以後則以買俵者發寄往

者種馬存時以解俵民為勞苦近自革種馬而買俵則
俵民稱寧息獨寄養民勞苦如舊於是民日望於調允
去暨不發爾顧防守須馬自俵民稱寧息而官廩空虛
防守無賴獨有寄養者在如之何其可去而不發之此
其道在有司者軫念養民勞苦又係京輔之地嘉意撫
綏安養俾得寧息則民安馬壯而防守有須根本有賴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紀寄養馬四

太僕寺寄養馬

此自正統至今見行者但今係買耳

會典內凡查點寄養馬匹凡變賣寄養馬匹凡買補寄養馬匹三款皆寄養內事今隨年記之若日行職掌在人與時變通有未容執一者不紀此

正統十四年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其本府各州縣原領孳生種駒改撥直隸永平等府空閒人戶其備用馬歲取一萬匹北直隸河南山東取七分南直隸三分俱限八月以裏解部發太僕寺驗印給俵或過法司送到贓罰入官馬牛騾驢驗

堪用者亦照此例

順天府所屬州縣原係寄養孳牧相兼至正統十四年因北人犯邊缺馬

該太僕寺奏稱路途近者五六百里遠者七百里起俵之時催促起京草料不時多致瘦損軍不領用百姓往復艱難其順天府所屬孳養馬匹遇緊不便取用奏准二十七州縣原養孳牧馬匹盡數依與附近直隸永平等府空閒人戶令養孳牧著令本府專養騎操馬匹太僕志載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保定府所屬七州縣河間府三縣專一寄養馬匹每地五十畝養馬一匹其昌平州宛大二縣正德四年奉例每地一頃五十畝養馬一匹及各州縣寄養馬匹如有倒失有無賠補其月報季報備開新收開除實在數目查考如遇取兌馬匹完日各州縣具完呈送寺查冊註銷查有應免不免那移作弊者問罪

弘治二年奏准寄養馬倒死告官給印信文帖相視方

許開剥馬皮送官變賣銀兩給與養馬之人相兼買馬俱要照依三箇月事例賠補候寺丞至日查驗如馬不在無票可照開作倒死者即係盜賣就行拿送問刑衙門照依近日奏行事例問擬發落

弘治三年令馬齒未老而作踐成疾不堪發軍者原額人戶追罰銀二兩又令寄養備用馬倒失買補不及五分者掌印管馬官俱住俸追賠

弘治七年令拖欠寄養馬按月納銀

兵部題覆該太僕寺少卿彭禮奏將

順天所屬寄養倒失等項馬匹為二項弘治元年至三年四月初五日以前該追舊馬弘治三年四月以後至六月終該追新馬舊馬一匹該追銀五兩每月出銀一兩新馬一匹該銀十兩每月出銀二兩按月差官類解弘治七年以順天府馬多丁少先該太僕寺少卿彭禮奏本部題准又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照丁給養俵備用馬匹原養孳牧另給滄州肅寧等處領養

弘治七年令順天保定河間各府凡三十七州縣計地編戶凡戶養一馬人戶共五萬六百餘十年一編

正德九年本寺少卿楊奏兵部議行寄養馬匹少卿親詣各該地方通行揀選除老馬外但有癘瞎等項即係作踐照例於馬戶下追銀二兩類解該寺仍要癘瞎老弱不堪者若干眼不雙瞎病不至瘦損不成病若干造冊送部以憑議擬奏請變賣以後每年三次揀選查處施行

正德十六年詔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各州縣自正德三年以來寄養馬匹俱各年齒衰老節次充軍揀退不堪

負累小民餵養兵部行文太僕寺分管官督同該府州縣管馬官勘實果係老馬變賣價銀轉解太僕寺貯庫
輾補買馬支用

嘉靖二年題准各處倒失備用馬匹分別年分遠近係
正德十年以前者照舊每匹徵銀十兩十五年以前者
每匹加銀二兩十六年並嘉靖元年以後者俱追賠本
色其係正德十五年官員騎傷兇下弱馬照正德十一
年例每匹追銀五兩

嘉靖七年奏請差太僕寺少卿督同該府州縣掌印官
管馬官查審寄養馬匹領養年淺臆壯堪用者遇調則
先與交兌派則後與俵領其瘦弱不堪兌軍者分別所
養年分變賣若七八年以上價銀八九兩十數年以上
六七兩各從便招人交易癘瞎者亦量宜酌估以後每
十年一次奏請施行定為常例

嘉靖十三年議准寄養馬匹地方查照原坐馬匹數目
先儘富戶地多者一人養一匹其尤多者兼養二三匹

地少者二人朋養一匹務令不失原數若編派不公遺累貧戶許撫按官及印馬御史挈問重治凡編戶四萬六十餘五年一編

嘉靖四十二年以養馬戶田地拋荒者免養馬議止派

三萬匹

該印馬御史吳守題兵部覆議看得順天保定河間所屬州縣寄養馬原額四萬六千六十三

匹近以瘠地拋荒窮民流移以故州縣絕無上戶派養累及單丁御史吳守欲要拋荒之地通融酌減只派三萬匹依議審編大約總計止用三萬匹此外不許多派以後該派折色本色容臣等臨期酌量多派折色少派本色則寄養之馬自當漸減

嘉靖四十二年題准將昌平州暫免寄養七年

兵部為申明舊

議免發寄養查得嘉靖三十一年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馮懋卿題稱昌平地方衝疲百姓被敵傷殘要將該州寄養馬通行免派本部議覆准免派發又查得嘉靖四十一年該太僕寺少卿劉奏本部議覆該州自二十九年被兵以來已經一十三年生聚寄養委當復舊俱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去後看得巡按官既稱陵寢邊畿俱有關係相應行太僕寺將昌平州該寄養馬再免七年通前休息二十年生聚既繁另行議復若欲永為停免有乖舊制奉聖旨是

嘉靖四十二年題准將各州縣分別三等酌量增減仍

將人戶丁田多寡照數分派

該印馬御史顧廷對奏兵部覆議看得寄養人戶原

為養馬而設馬數不滿二萬馬戶多至四萬徒存虛額無濟實用將各州縣分別上中下三等酌量增減仍查寄養人戶丁田多寡通融均派大率只要二萬五千戶實數每年馬匹照數分派倒失追本色折色

嘉靖四十二年題准以後倒失馬戶應買本色者要壯

大好馬解寺發養應追銀十二兩以下者照舊

該御史顧廷對

題兵部覆議倒失寄養馬匹舊例俱是追銀近該本部議自四十三年為始領養十年以下未經借兌者俱追補本色姑免問罪十年以上及經會借兌者方許別年限追銀蓋以買馬為難追銀為易馬戶作弊往往賤價買小馬苟且充數以致應買馬者重而反輕致徵銀輕而反重以後倒失馬戶應買本色者務要收買壯大合式好馬解寺印烙發屬寄養其應該追銀十二兩以下者仍舊不必更改

嘉靖四十三年題准只派二萬五千戶又量地肥瘠編戶以後不得援以為例

嘉靖四十五年議題腹裏寄養馬匹照邊鎮團槽餵養印馬御史顧廷對奏題欲修馬政在盡收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為易而冬春之月為難夏秋天氣和暖水草收放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家鮮芻料之儲縱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視其馬之斃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飼馬人尚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冬之月為多一歲之中自十月以至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餵養保其臆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臣請倣古監牧之制而為團槽餵養之法

州縣附城擇寬濶空隙水草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為一苑每馬三匹為一廐至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戶通令在廐餵養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臙息異於前但以前一時草率未有定制官離任而政即廢隨該兵部尚書楊議覆改革之際極當慎重人情事體有無穩便行各巡撫按會同印馬御史勘議隨經回報相應通行各州縣查驗各馬戶領養之馬但有臙息太損者即拘集在城公所去處或寺觀或教場行令團槽餵養正官不時驗視草料嚴加考比必候臙息復舊方許回家卒有不堪責令買補兌用

隆慶元年題准順天所屬薊州等九州縣十分災傷寄養馬勻量均勻調兌以後解到馬匹暫免分發待後年豐另行查發具河間保定二府查勘被災州縣亦照順

天府九州縣事例一體施行

該兵部題看得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耿題稱薊州

文安大城保定東安永清武清香河涿縣等九州縣十分災傷寄養馬共四千二百七十六匹酌量多寡均勻調取先儘極貧馬戶依兌薊昌二鎮各營路二千一百五十一匹領養騎征其餘剩馬二千一百二十五匹照舊餵養候邊營再有請討另行兌給仍行太僕寺各處解到馬匹暫免分發待後豐年另行查發其河間保定二府候查勘被災州縣照順天府九州縣事例一體先行調兌仍行太僕寺以後解到馬匹暫免分發候豐年之日另行查發寄養

隆慶二年議准寄養馬不堪兌軍者不必拘十年以上

例即照借兌次數變賣價銀及買補本色

該御史顧廷對條議寄養

馬匹果有不堪者不拘年限俱准變賣仍查已未借充酌量追補兵部題覆今照本官所議不堪馬匹不拘已未借充俱令納銀但備用馬匹額數不多專爲充軍以備緩急關係甚重若因其傷損一槩變賣價多則民力不堪價少則人將效尤故意作踐反滋弊端合無將馬匹查驗果係十年以上病瞎瘦損不堪者准其變賣仍照舊例借充一二次者追銀十兩三四次者追銀八兩未經借充者追補大馬合式方許印烙仍定期限嚴催完報其餘堪養之馬責馬戶用心餵養備用不許捏稱傷損一槩變賣致生姦弊

隆慶二年題准各府州縣寄養馬匹每年止許查點十二次兵備道以二月八月御史以四月或五月少卿十月或十一月凡四次其餘月分該州縣掌印官自行點

視凡八次通判等官不必再查

隆慶四年議准寄養州縣各掌印官將養馬人戶審別上中戶領養單丁寡婦殘疾者不得一槩僉派

隆慶四年議准寄養馬倒失變賣者各照議定限期走失者限三個月變賣者限六個月倒死者限一年之內買補足完

隆慶六年題准昌平州派養馬匹盡數減免

萬曆二年以霸州永清等九州縣水災議准各邊題討

馬匹先將被災州縣分別重輕調兌其餘空戶暫免俵發

萬厯二年議准於額戶二萬五千內將通州良鄉涿州

鄆縣共減去一千四百戶免發寄養十年滿日仍舊其

應減見養馬匹每匹變價十兩解用

該兵部尚書譚議得太僕寺少卿何

欲減通州涿州良鄉鄆縣寄養馬匹為照畿輔根本重地應查寄養人戶原額四萬六千後相繼奏減止存二

萬五千戶今良鄉涿州通州鄆縣俱屬孔道少卿何目擊民艱困欲再減免厥危甚美但欲改派保定革去種馬於法未便似難依從先年議者欲盡裁革荷蒙先皇聖明僅革一半然所革者止不養馬耳寄養解俵之數

如故也。今如所陳前項州縣共該減馬二千一百三十六匹。移之保定則保定約須革去種馬二千餘匹。方穀領養而額數歲減。國課日虧。且順天屬邑疲累尚多。今房山縣民趙甫等已援例具告。臣等未敢擅行。萬一相繼具奏。豈惟煩瀆聖聰。將必盡廢寄養。乃耳耳查得每年寄養馬匹。遵奉世宗皇帝聖旨。常以二萬為率。而人戶尚餘五千見今。宣大市馬議解京營。本部歲派多徵折色。則空閒之戶可以調停。酌處合無。將前項州縣暫為停減。內良鄉減三百戶。涿州減五百戶。通州減四百戶。灤縣減二百戶。共減一千四百戶。萬厯三年為始。免發寄養。限以十年。滿日。物力稍舒。照舊派發。奉聖旨依議行。

萬厯九年題准寄養州縣如遇倒死馬匹果係急症醫治難痊者免其問罪十年以上追銀八兩十年以下責

令買補若復病倒止追銀五兩不必再賠其走失查係被劫力不能支別無規避者一體施行若無故走失與馱載騎傷及飲餽不時遇有瘡病不加醫療以致倒死者仍照舊例十年以上追銀十二兩十年以下買補若復病倒追銀八兩亦止一次

萬歷十三年議減平谷固安霸州密雲新安順義共一千二百七十四戶

萬歷十年令養馬人戶五年一編地方殷實者編爲馬

頭領養馬匹次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聽貼務使貧富得均正貼各當不可假手積年吏書以致富戶賄通隱逐反將地寄者爲正戶貧民受累

萬厯十四年酌量地丁饒裕之家爲正頭養馬餘爲賠戶養馬草料各宜因民之便分別戶則量行幫貼若有倒損照例追貼量爲寬恤

萬厯二十年題准納價定例初次倒死者十年以上追銀十兩未足十年責令買補倒死復倒者十年以上追

銀五兩五年以上追銀八兩未及五年追銀十兩其變賣買補復倒者亦照倒死復倒例行若走失者不論年分多寡俱令買補至於扣算年分以一人原領而言若轉領惟子替父弟替兄得以通算他人轉領止以轉領

之日爲始

該本寺少卿施策題前萬厯九年新例於寬恤之中寓稽覈之意法至備矣但人情狡猾

有法外之姦今之倒死馬匹孰不云急症醫治難痊者乎走失者孰不云被劫力不能支者乎即有無故走失與馱載騎傷等項致死者無從究詰至於倒死復倒十年以下追銀五兩人情甚願皆以倒死爲幸至有領養一年而倒死兩馬者矣則部覆十年以上追銀十二兩十年以下追銀八兩之例不爲虛設乎大都法貴畫一

不必持兩端之論以啓人規避之私合無今後初次復死者十年以上追銀十兩未及十年責令買補倒死復倒者十年以上追銀五兩五年以上追銀八兩未及五年追銀十兩其變賣買補復倒者亦照倒死復倒例行若走失者不論年分多寡俱令買補至於扣算年分以一人原領而言若轉領惟子替父弟替兄得以通算他人轉領止以轉領之日為始該兵部議覆以後悉照今寺臣畫議定例各州縣官勿得紊亂成規縱令奸貪吏書欺隱作弊隨奉欽依

萬厯二十年奏減保定五百戶

兵部議得印馬御史蔣王銜條陳欲將平谷保

定二縣寄養馬匹裁減行順天巡撫議稱行據各道查議據太僕寺呈稱平谷縣原額養馬地一千一百九頃三十二畝養馬七百四十九匹嘉靖年間節經議減實存養馬五百三十五匹至萬厯十三年又議減一百六

十戶今止養馬三百七十五匹已經二次議減以後不許援例告擾欽遵在卷具保定縣既減去五十戶應減戶數務儘貧難小民將地土貼見在馬戶使縣通需實惠不許勢豪有力之家計圖倖免以後州縣不許援例告擾

萬曆二十年議減懷柔固安等處該本寺議回兵部俱

停寢

該鎮欲減懷柔等馬戶該太僕寺議本年據懷柔縣申呈欲將寄養馬戶量行減革議本部行各屬

少卿寺丞查覆內稱各屬先年每以土薄馬多稱累屢經御史吳守顧廷對周之翰三次查勘委當均派戶數多寡題有欽依以後不許混行告擾今該縣援比通州每地八頃零養馬一匹三河縣每地六頃零養馬一匹此地誠多而戶誠少及查邊海地方如豐潤縣每地二頃六十畝養馬一匹大城縣每地二頃一十三畝養馬

一匹如內地大興縣每地二頃五十九畝養馬一匹此
為定例何獨該縣以三頃四十四畝養馬一匹尚稱苦
累則下於該縣地少者又宜預行告減矣且近今邊方
多事正值用馬之秋節年本寺題有欽依每歲足以二
萬之數如此紛紛援例混行告減則俵解馬匹從行發
寄誠減於此必派增於彼則彼此額數定於國初自難
混耶况欲民私其力官私其民勢亦有未易行者合無
於春秋二運之時姑念該縣邊邑民疲查上年俵發之
數少發數匹於兌軍之際多允數匹而於地多馬少州
縣不妨多發以均勞逸少示寬恤之意則課額不致驟
虧貧民亦免苦累各州縣不得援例告擾又據固安縣
申呈欲行裁減該本寺議得固安縣原額養馬地四千
三十七頃七十六畝原額寄養馬三千四百二十二匹
除勘明荒地四百三頃三十五畝一分六厘七毫減馬
三百四十二匹奉例減馬七百六十二匹萬曆十三年又
減馬六十匹共減去一千七百止編馬一千七百二十

匹今難再議本寺議
回兵部題准不行

萬曆二十二年該本寺題兵部覆奏見行各例凡馬解至發寄

養議五始領故一曰領養養戶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
實者為馬頭領養次者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
州縣計派地多十頃少一二頃者每出草料謂之月糧
多自二十兩少六七兩總計之歲可買一馬矣厘托之
領養宜得贍息顧以月糧餵養外各州縣官潔已嚴下
猶不其累或昏懦貪鄙者上如索常例供應下如書吏
醫獸需索誑騙種種以其所入出反有倍甚不能堪又
安能望贍息當如前御史屢禁奏止又嚴稽覆戒差撥
寬騎坐絕追呼息拘禁示勿許營幹調兌以滋騷惑又
瘦病者量責戒不得輒罰贖倒死者勒限買補不得將
馬價侵匿信此行之其有瘳乎領在於餵故二曰餵養
養戶各州縣不同有頭戶自養者即馬頭正身丈冊內

所開者是也輪養者先臣謂今日甲明日乙明日丙牧
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死甲曰乙乙曰丙丙馬病則官相而
免其罪於是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者是也貼養者即冊
內擇一人養每畝照數貼銀公私費各出者是也顧養
者所謂豪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漂泊無聊不與顧
賃即有月糧隨手花費風露冰雪欺凌而馬倒矣至今
買補歛銀不即買解比追馬而價亡者是也此在養者
如此至於銀或頭戶自討輪戶或自貼互貼顧戶或各
取討內有與有不與致紛紛告擾者亦有徵收在官發
給有與有不與遲早全少者有貴戚勲豪恃勢自慳又
受人寄產全不遵給者至於為空戶日得暫寬地稅不
出待他日發養官廉則聽民自寬不廉則取自肥要當
隨州縣各例一一查明務使在民則見養戶彼此相貼
無獨累頭戶見空戶酌處或幫貼或候養無獨累養戶
在官則使必如數早給無獨累編民在貴戚勲豪則均
令津貼無交累官民餽在查點故三曰點養前臣謂不

可數數起官吏浸漁之弊不可緩緩滋養戶怠弛之弊
近例每歲十二次似於數數不可行又自州縣管馬官
既革專責正官政務繁殷或有不暇不詳者亦有或數
或緩各端者前此本寺疏言當巡歷期臨時餽養馬皆
似臆息巡視後條然異態此其州縣官不加意而亦養
戶粉飾避罪倖冀速允近議立踈數之法四季行之寺
臣巡烙于秋冬之交州縣查點於春夏之交印馬御史
隨其便州縣查點後將本寺舊發較定尺寸時加比考
以防互相推捱私自換易之弊又養戶必頭戶正身即
輪貼戶亦有身家者勿容顧猜無藉叅之亦於春夏交
必報乃可辦善養於平日不致苟且於臨期查或有倒
死故四曰賠養舊例領養三月內者免罪買補三月外
者問罪買補立限嚴追遇赦不宥所謂三月外者自三
月至十年皆謂之外皆問罪買補時也以此令民民皆
畏重其後部議十年上追銀十二兩十年下追銀八兩
似於過寬民遂緣議年數混指倖於追銀顧所謂十年

上乃自八九年言非三年四五年亦謂之工也及作踐
捏病亦曰倒死也萬厯九年本寺卿題較部議太寬民
間倖端益開馬多倒失該少卿施策題初次倒死十年
上追銀十兩未及十年責令買補倒死復倒者十年上
追銀五兩五年上追銀八兩未及五年追銀十兩其變
賣買補復倒例行若走失不論年分多寡俱令買補扣
算年分以一人原領言若轉領惟子替父弟替兄通算
他人轉領以領日為始兵部題奉欽依俱依擬行其法
見行而倒死者尚衆該寺臣又題謂有二說一則馬料
馬價皆得地者出不補一年則有一年價銀延捱多年
久始完日作空戶一則民間謂賠馬難賠銀易蓋買馬仍
使之寄養養復為累追銀則延至年久始完未完日即
為空戶可開數年故有實不倒不失而買結之藏匿之
以為倒失者以其利也亦緣限期過寬故民趨利如此
自今買補追銀俱照舊例立限以三月速完遇赦蠲不
宥州縣不行追比亦照例叅罰此就民得地互出銀者

言若養戶倒失當自賠乃有告緊縣均攤者各戶朋養
當均賠乃有獨責出名領養者均當立法無令獨累州
縣官徵銀在庫馬存則給馬倒不給即自乾沒累民賠
買者又有追銀在官隱匿猶謂民拖欠者均當查考無
令民累其間事宜月異歲殊者又在分理諸臣隨時通
變可也賠補累民則宜變賣故五曰賣養正德三年令
寄養馬匹俱各年齒衰老節次充軍揀退不堪負累州
民餒養兵部行文本寺分管官督同該府州縣管馬官
勘實果係老馬變賣銀解寺貯庫嘉靖七年奏疲弱
不堪充軍者分別所養年分變賣七八年上價八九兩
十數年上六七兩病賠者亦量宜酌估以後每十年一
次奏請施行定為常例乃亦寢凡馬以二十歲為率其
強健十六七歲止爾近該前後印馬御史題稱起依原
限六歲養五年滿十一歲又五年滿十六歲况收依時
未必皆真六歲愈老愈瘦永無免期今無領養過十年
外老瘦不堪即令變價誠當早行近本寺少卿李化龍

巡驗查明精詳冊開有瘦弱不堪稱允老瘦不堪團養者又在此壯數內或有節次充軍揀退者亦據冊查出或照四十三年例該管寺臣徑自分別或照前例差奇臣率廉能管馬通判同到各地分別所養年分以十年外為率變賣內除馬戶不行看養致瘦弱損壞者照嘉靖四十年例領養十年上失倒追銀十二兩今為十兩或看養如法特自然老瘦弱屢次取充揀退者照嘉靖七十年例十年以上價銀八九兩或十兩各從便招人交易或如發驛遞作下馬州縣作里甲馬將站銀補價瘡瞎者亦量酌估或未及十年只在八九二年間或亦看養如法特自然老弱原收俵時非真五六歲者以齒辨亦照前例或十二兩或十兩其餘不在八九年間或非收俵混齒者亦令再養不許混求仍立為例每州縣止許總計見在馬數或十分內一之二不許姑息加多滋弊端文為例每三年一行或於寺臣出巡日即行即將俵馬補寄以足其額倘俵又不足即開行召買四五

歲者發寄則養戶皆知待賣有期加意餽養既省於倒夫追銀問罪之苦又省如前款謂倒失買賠藏匿之誣又得別寄以備非常不致徒名無實變賣而額不可缺故曰額養近本寺查得論糧分俵每戶養馬一匹免糧地五十畝州縣養戶多者免糧地亦多養戶少者免糧地亦少即今雖年深月久地更多主而免糧之地總不出該州縣縣內所謂輕糧遂為定額者也其後即以此額地分別養馬若干攤派幾頃幾畝幾分一匹各項糧差若干攤派諸費合之凡養馬地銀多者諸費則輕養馬地銀輕者諸費則重酌量間原有折衷編為額戶具後有勘明荒地奉例屢減戶數今查額戶弘治間五萬餘十年一編嘉靖間四萬六千餘御史吳守以太多止派三萬顧建對又以太多止派二萬五千又量地肥瘠編派請以後不得援以為例求減萬厯間少卿何起鳴議權減良鄉涿州通州涿縣一千四百戶兵部議覆免寄十年滿日照舊派發至今未派然三臣時種馬尤存

減之尤可其後種馬盡革各州縣陸續減萬歷十三年議減平谷固安霸州密雲新安順義二十年議減保定見今兩路共二萬一千七百有餘凡此減皆驟馬數以耗近有軫編累之疏則謂寄養馬匹照地均攤然或至二三十頃而有餘或三四頃而不足相去懸絕至甚欲稍為裒益亦彼多此少紛紛告減為此議者皆不知始而論糧分俵既而計地編戶又既量地輪派各有折衷原非偏累今忽見懸絕至甚遽欲裒益紛紛欲變舊法是皆失於稽考舊日典籍之過而況前次既納輕糧諸費又少今欲少馬實屬不均將貽異日爭競之端皆未可者且凡減不曰減馬惟曰減空戶遂使未知者謂空戶可減不知空戶先養已允後養未發暫空閒耳有俵發即為養戶非二也亦非空閒無人之戶之謂也惟是自以後忽輕減然又不可一律論者在本寺在各撫按印馬司道州縣諸臣所歷必詢民瘼各民必以此為疾若告減誠果地荒時災則暫一行之一二年免其寄

養如萬厯二年題准先將被災州縣分別重輕調充其餘空戶暫免俵發似於可行如必欲減額則諸臣所謂舊額日虧無從發寄馬數不足緩急無濟且此端一開何州縣不應減數民不稱離苦何時可杜是也亦有如諸臣所謂民私其力官私其民士私其鄉其情安可遽徇是也前臣又以保定諸屬州縣順天屬三河寶坻通州地多馬少之所可加者兵部題覆議奏前額已定難以遽加且查通州衝繁疲弊諸費數倍於他所而其地畝皆勲戚中貴所有寄庄飛詭計免今忽議加亦屬不可總計今之戰守馬惟藉此二萬五千戶耳如不得已今凡具議者酌於各寄養州縣其有可減者量減必查有可加者量為議加務使此減彼加通融不失乎二萬五千原額俾時為養戶時為空戶勞逸適均孳牧加廣征調便足乃於民於國俱有益也不然原額一減無從寄養他日戰守無資必從各州縣取足將懼民未預備於平時一旦耶足於有事是又將以所難者苦之將不

以前減為小惠
終為偏害乎哉

原額續減見在寄養馬戶數

順天府二十七州縣原額寄養馬四萬一千一百六戶

嘉靖等年一奏減外隆慶等年再奏減外實編一萬七

千二百九十六戶

後昌平州豁免
止二十六州縣

萬曆二十等年又奏

減外今實編一萬

闕千

闕百

闕戶

保定府七州縣原額寄養馬六千四百七十六戶嘉靖

等年一奏減外隆慶等年再奏減外實編三千一百二

戶萬厯二十等年又奏減外今實編三千闕百戶

河間府三縣原額寄養馬三千二百六十戶嘉靖等年

一奏減外隆慶等年再奏減外實編一千四百闕十闕

戶萬厯二十等年又奏減外今實編一千闕百闕十闕

戶

以上今實編共二萬
一千闕百闕十闕戶

馬政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馬政紀卷五

明 楊時喬 撰

折糧貢市鹽納贖戰功馬五

此亦馬之入於太僕寺及行於各邊鎮者

折糧貢市鹽納贖戰功馬者會典本諸司職掌載初制重廐牧孳牧其次則折糧進貢收買數者皆所以佐其不足者也其後折糧不行惟有進貢馬即於各衛所俵給缺馬官軍騎操此外惟取給於收買收買之法或以

茶或以鹽或以互市或以價銀洪武間官給價鈔於各處收買并茶易到馬匹或就彼給軍或解京交納令兵部知其數及永樂初乃開市於遼東正統又中鹽於靈州其流漸廣今茶法通行而互市亦廣矣竊惟互市特借以示羈縻權宜招徠爾安能久恃哉今茶馬具三茶馬司下此紀折糧貢市鹽納贖戰功馬五

折糧馬

國初各處土官衙門秋糧各依原認數目折納馬匹有

糧二十五石有餘折馬一匹者有五十餘石折馬一匹者起解到醫人驗明白具奏送御馬監交收馬或不堪責令差來土官賠納後土官糧馬多就近輸納或以折色無復解京者

先是雲南三司以所屬夷人差發馬多不堪用奏准馬一匹折徵銀十三兩遇

有征調給軍買馬至是北人各訴折銀價重願仍納馬其後又多不願題奉欽依永停止

進貢馬

洪武年該兵部議擬雲南貴州湖廣四川廣西等處土官土人番僧人等進貢馬匹行各處鎮守總兵巡撫等

官并都布按三司就彼辨驗等第給與無馬官軍騎操
天順八年正月節該欽奉詔書內一款四方進貢馬匹
悉照舊例就於各衛給軍騎操總兵巡撫等酌量地方
緩急公用給與缺馬軍士領養騎操仍行太僕寺分管
官負每遇年終查點印烙比較

成化二年該御馬監太監錢喜等奏朝馬并披甲等馬
不敷要行產馬地方收買本部奏准於陝西遼東山西
等處收買及令將外方進貢馬匹揀選矮小在邊給軍

騎操其餘身量高大者解赴御馬監交收應用

成化五年題准雲南貴州湖廣四州廣西等處所有進貢馬匹行各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并布按二司就

彼辨驗等第毛齒給軍騎操如鎮總撫按出巡出邊聽

布按二司辨驗給軍具奏給賞

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袁愷題為統軍殺賊巡

撫巡按等官各出巡外府州縣其進馬之人亦跋山涉水遍處尋訪日久甚是不便要行各處止令布按二司辨驗等第毛齒明白轉送都司給與無馬官軍騎操會本具奏給賞等因合無通行雲南貴州湖廣四川廣西等處鎮守總兵辨騎本部奏奉

聖旨是北方進馬給邊騎操

弘治四年兵部題覆該鎮守大同太監覃平奏北方進貢本鎮供費多端要將進貢馬匹盡數闕給惟復量與宣府三分之一等因本部議得仍行大同鎮巡官將北方使臣進貢馬匹除揀選上等者起送赴京外揀下之數以三分為率一分給宣廣一半處本處官軍本部奏奉聖旨是北方進馬一半來京

弘治十一年兵部題覆該御馬監太監竇瑾等奏本監并壩上各馬房倉所養馬年久齒老日漸倒死乞要將

北方進貢馬匹通行送監餵養題奉聖旨今後迤北使
臣進到馬匹以三分中起送二分來京兵部知道續該
本部題稱大同宣府兩鎮軍士在邊缺馬幸遇北方進
貢馬俱各懸望關領以備征戰況舊例此等馬匹止是
揀選頭等者數百來京其餘俱各就給軍騎操本部題
奉欽依准一半來京

弘治十五年奏准遼東馬匹連年兵荒馬死數多行巡
撫等官將北人進貢馬匹給與無馬官軍領養不盡者

給與三處無馬貧軍騎操

嘉靖四十四年議准遼東每年貢馬一千五百匹將一千匹照舊分俵五百匹變價分發各該驛軍幫買羸頭

戰俘駝馬

太僕志舊例凡戰捷所得馬即給本鎮官軍騎操或即用充賞例先有解京者近年駱駝或解京每隻發銀十兩發邊充賞

萬曆二十二年遼東獻捷進駝五百匹照此例每匹給

銀十兩駝發各邊

贓罰馬

成化二年兵部題准法司問擬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為
事除真犯外其餘雜犯及徒流杖罪情願納馬者照例
立功運磚炭灰納豆做工則改定馬數買納贖罪又舊
例刑部追買本色送部發寺寄養

嘉靖十年左都御史彭澤言甘肅馬缺請開納馬例凡
甘肅一應贖罪者俱許改納馬

隆慶五年改撥京營給軍騎操

萬曆二年議准軍犯應罰馬匹刑部追銀送部發營責買贖馬仍送驗印給軍

監生生員納馬

天順年間令監生納馬聽選生員納馬入監

該兵部奏准則例監

生有納馬五匹者不拘年月入監淺深送吏部選用生員有納馬七匹者送國子監讀書挨次出身正德十四年太僕寺卿汪玄錫題缺馬兌用乞令生員納馬入監該兵部行本寺止催各處未解馬匹不准開納

冠帶納馬

成化二年令民納馬冠帶以榮終身

該兵部奏准兩京內外有富實之家

願納上中馬五匹者就與冠帶榮身在京赴通政司告送本部上納在外赴巡撫巡按等衙門聽從民便處告納待地方稍寧馬數穀用停止弘治十年七月十六日兵部為陳言邊務事該巡撫大同賢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嶽奏稱大同急缺馬匹騎操要照上年事例召商納馬益因前議銀兩太重邊方路遠少有上納要將原議前項馬四匹減去一匹銀四十兩減去十兩本部議准行本官就彼召人不分遠近軍民舍餘人等納馬三匹或每匹納銀十兩許令俱赴都御史處陳告轉發該管官司馬給軍騎操銀發官庫收貯給與本院劄付令其冠帶榮身仍免雜泛差徭候邊方寧靖馬匹數完即便停止

嘉靖十一年甘肅都御史李昆奏邊兵乏馬乞如先年

陝西軍職納銀買馬及免比例行之

先是成化八年募兵納馬時大同各

城戰馬以征西死傷者多又詔例免償巡撫右都御史林總請召募遠近軍民舍餘能納馬五匹或每匹納價銀十兩者許給冠帶數足則止凡馬給軍馬價給軍自買有餘則送宣府偏頭關

陰陽醫官吏農納級馬

正德十年十一年開吏農陰陽醫官納馬事例二年之

久所得馬

闕

五千餘匹十四題旨以上諸馬皆不時間

有者寺止催各處未解馬匹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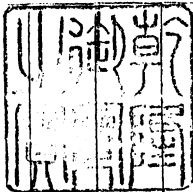
開納邊方急缺騎操

馬匹召商中鹽納馬該鎮巡等官具奏本部題准中鹽

引若干納馬一匹給與花欄字號勘合以為執照

嘉靖十年左都御史彭澤言甘肅馬缺請開納馬例承
差吏農義官陰陽等納銀

以上戶馬



馬政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馬政紀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焚

謄錄監生臣馬紹基

欽定四庫全書

馬政紀卷六

明 楊時喬 撰

允馬六

此以下馬之出于太僕寺者

允馬者以寄養者調之以允團營騎操征伐者也祖宗定制本寺依寄備用馬乃給允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王之用不為各邊設以各邊自有行太僕寺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市買邊馬

在也自種馬盡草而為買俵馬政以壞即所徵銀亦備
買馬資缺乏不為各邊及各項設以各有正賦及年例
椿朋買補支應者在也本之則先臣所謂蓄居重之威
者是也是以前馬政條例今會典有關換買補二款皆
係兌給團營事例其後有給各邊者則非初制猶為各
防守計耳若非防守而為別項借用則為例外非蓄威
之道矣且古者問國君之富以馬對觀今在廐數如此
年例調兌數如此奏討加增數如此又有例外所需如

此謂之富可乎況於威乎是當慎之紀兌馬六

調兌京營馬

關換會典一官軍騎操聽征例應關撥馬匹其事故及不能養者則令轉兌如征操缺馬數多則於寄養等馬內調兌又有關領馬價自行收買例各不同

凡關撥馬匹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官軍關撥馬匹操練行移到司須要該衛官吏保結關馬官軍

原有馬匹下落果係曾經征進慣戰人數及無馬匹方纔具奏關撥後有事故該衛拘收還官其軍官軍人等奉旨關撥馬匹亦須備知數目又例凡各衛原關馬羸驢轉名銷號若係御馬監關領者諸府各衛自具手

本赴監轉名銷號如是典牧所太僕寺開領者各府衛
取勘明白行本部轉行太僕寺典牧所銷號永樂四年
令管步軍官告關馬者不准有騾馬與兒馬願換者聽
宣德四年置給馬勘合每關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
齒色年月付領馬之人收執遇倒死等項陳告註寫應
償者視齒色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前收領再有事故
照例償給如領馬之人有故馬及勘合從所管轉付應
得之人收領凡應償者追視御馬監印烙然後給與正
統四年奏准官軍領馬騎操必行本衛造冊送部并太
僕寺外衛操備者行該府造冊關領天順二年奏准官
軍領馬太僕寺具俵過數目毛齒及官軍姓名年月行
各衛造冊送部如關領數多開報數少或倒失轉交隱
匿不報者許諸人首告挈問弘治元年奏准南京官軍
應關馬匹在江北者赴南京太僕寺給領在江南者本
寺委官一員赴南京給散二年令騎操馬老病當關給
者原馬送光祿寺支用四年奏准領馬官軍有不照次

第混亂爭奪者叅送法司問罪罰馬一匹就給本身騎
操以後更不關給七年奏准官軍應關馬匹兒馬八歲
以上驕馬十二歲以上別無傷殘者並准給領各衛及
邊關亦照此例正德八年奏准直差官旗校士將軍原
領馬匹殘疾老弱不堪直差者送光祿寺交收本部照
數行太僕寺於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內派取及行該衛
委官赴御馬監印烙撥給領養直差嘉靖二十二年議
准將軍關換馬匹務要用心餒養不許違例顧借騎馱
尅減草料若致倒失照例於本主名下追買堪中好馬
補還四十三年令將京營勘合從新印換仍通行各邊
鎮一體編置給軍隆慶二年議准京營馬軍各填給勘
合一張以便查對如有倒死病瘦報部查明七八年以
上方許交送另補以下不准交送倒死責令賠償仍赴
司驗印又議准錦衣衛老病馬年終送光祿寺者先執
勘合赴兵部該司查其年限如領馬七八年以上殘病
者方許交送另行關補以下仍令餒養不准送寺倒死

即令
賠償

凡轉兌馬匹

天順元年奏准各營外衛官軍原領騎操馬匹下班之日兌與在京官軍該管官造

冊送部嘉靖七年題准各營提督內外大臣委各坐營等官將見在馬隊官軍逐一查審除有力堪以餵養者照舊不動外其餘貧難單丁不能養者將原領馬匹兌與有力官軍餵養以後關領馬匹亦要照前查給數有容情扶同故行私領單丁貧軍意圖侵剋草料致有倒失數多者查叅治罪三十三年題准凡兌馬事故轉兌者該管官即呈巡視科道於原額勘合填註年月官軍姓名仍送該司查照將原兌馬冊亦改註明白用印鈐蓋如有官軍私換馬匹事發送問該營官容隱不行呈報者聽巡視科道官叅究四十二年題准各營轉兌馬匹務要遵例赴司告填印鈐以憑查考敢有仍前私兌查照新馬椿銀追納

凡調兌馬匹

天順元年題准如在各營在外各邊官軍缺馬騎操總鎮等官具奏關領兵部議擬

行移太僕寺於順天府所屬寄養本色馬內選取給領兵部定限調軍候兌京營於太僕寺委司官會同少卿兌給宣府於居庸關大同於紫荆關薊州保定於適中地方委司官會同寺丞前去兌給其餘各邊入衛在薊准討補本色餘俱不准嘉靖三十年題准以上此係邊軍入衛應援勤王相兌之例嘉靖十三年題准圍營聽征馬匹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猶有寄養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濫給將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為常規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兌馬先儘寄養如果題准方兌種馬以上關換

買補

凡京營騎操買補馬匹

有令順二年奏准各營騎操馬遇

責限該營軍朋合買補走失被盜一例追賠成化十三
年奏准各營下場倒失馬匹買補不及八分者領勅及
把總管隊官住俸追買不下場者以五分為則弘治二
年奏准買補騎操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
二兩至十五兩官軍自願添價收買者聽九年奏准凡
騎操馬匹原領者以承領日為始買補者以印烙日為
始計在十五年外許賣銀納官另給其未及十五年而
病者亦准賣仍追本身搭頭銀貼價買補嘉靖二十八
年議准倒者坐營把總官呈赴巡視科道驗明掛號赴
本司決打照年限遠近扣算搭銀給單發營追徵解太
僕寺收貯買馬仍類行戶部扣除草料三十一一年題准
京營馬查有老弱篤廢揀選估計變賣價銀發太僕寺
收貯以備買馬三十二年題准倒死者當日呈報本營
將官驗剩如三日不報本軍送問管隊軍併治仍扣糧

一月該營將官務在三日內即差把總官帶本軍赴車
駕司決打討單追橋起解不許延緩隆慶二年議准京
營軍士選編上中二等養馬如該管官縱容貧軍冒領
以致倒失不准追橋責令千把總本隊官弁本官買補
三年奏准各營將官嚴督官軍務要用心餵養馬匹以後
遇有倒死查果不係作踐如領養一年以上者比常量
加追銀一兩二年以上者比常量加追銀五錢五年以
上者仍照例追橋凡京營家丁馬匹隆慶二年議准倒
失者免其追橋令本馬家丁出銀三兩其餘
各丁有馬者出銀二錢無者五分朋贖買補

凡巡捕馬匹

嘉靖三十七年議准倒死者止赴該管兵
科報驗掛號徑赴車駕司決打討單該營

追收橋銀起解四十四年令巡捕瘦馬年終估驗變價
買補萬歷二年議准巡捕馬倒死或瘦損不堪馬主稍
有力者責令買補赴部驗准
送寺印烙發營給軍騎巡

凡錦衣衛直差馬匹

隆慶二年議准各該委官不許尅減草料及借顧與人騎坐如有作

踐倒失就於本名下追買好馬還官又議准本衛將見在馬備造原領官校姓名并馬匹毛齒清冊一本送兵部行令該司各給勘合一張備載領馬年月毛齒以便查對如有倒死俱開送兵部該司查明方許買補其所補馬匹亦起該司驗中送寺印烙改給勘合每年俱要赴寺印烙差占者候事完之日仍行補銷毛齒不對者即不准印定以抵換盜賣治罪

凡勇士營馬匹

成化二年令勇士馬倒死二次者不許重開照京營例追補隆慶二年議准倒

死照四衛營例決打分別年限追納椿銀

凡各衛軍餘馬匹

成化七年奏准各衛軍餘關領馬匹倒死以物力等第出銀每馬一匹上

戶出銀三兩中戶二兩下戶二兩餘以屯田子粒銀貼
贖買補戊化十三年奏准各邊將屯田積銀貼補軍人
買補馬巡視真定侍郎葉盛奏今日民間量田養馬舊
例牝馬一匹歲課一駒當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芻牧
地廣民得以為生馬得以自便也後豪右庄田漸多養
馬日漸不足洪熙元年改兩年一駒戊化元年又改三
年一駒馬愈削而民愈貧然馬不可少於是又復兩年
一駒之例夫納馬有數用馬不貲雖有智者無善處之
術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間孳牧所缺之馬雖亦
責賠於軍而軍多艱苦又不能償仍復給之於是馬愈
不足民愈不堪為今之計欲寬民間之馬必有以處軍
中之馬然後其弊可除也請以宣府一處言之往年以
馬死未賠將步隊軍之孱弱空閒者領種官田用其餘
糧易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皆精壯
軍免追賠而民間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成效也諸邊
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有良法請勅各邊會

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免追賠於軍關領
於民者聽其便宜處置果有成效具實奏聞仍勅廷臣
會議通查遠年近日各項庄田權其輕重量與處分還
民復業及令各營總兵等官一體會議處置所貴裨益
馬政稍紓民力該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今在邊分給種
馬仍於各衛餘丁牧養宜行誼等斟酌定例或令三年
或一年一更馬有虧欠設法追賠庶馬政修舉巡撫陝
西都御史馬文升議行令陝西布政司茶課易買折色
銀及棉花等物并官銀共三千兩遣官領送河南湖廣
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
市易番馬依給甘涼操備并同原靖樂慶陽等衛缺馬
官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缺馬官軍
數亦如前例行之文升又以葉盛建議欲諸邊陳馬政
利便上言今日邊軍之苦莫甚於賠補是以馬不及償
人已逃伍雖嘗給錢貼助惠不能周惟屯田軍士有田
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有田少丁多而領馬者槩均其田

事體未易但每人見田百畝約獲五十餘石以六石輸官之外所存尚多可令歲納銀一錢一衛計田三千五百頃可得銀三百五十兩足以貼助買補欠馬軍士雖有消長而屯田則無增減事可常行若屯軍積銀既足又可分諸邊城貼買如例然復恐專恃買補不復加意飼養虧損反多宜按領馬軍丁名冊豫為審勘分上中下三等凡買馬一匹上等出銀三兩中等二兩下等一兩餘價不足乃以田銀給之是亦古者以田賦馬之意也下兵部從其議八年先是御馬監太監錢喜以隨朝馬披甲馬少奏行陝西山西遼東買補馬文升言陝西已買二百七十八匹費公帑銀五千五百兩有奇今敵騎擾邊公私匱乏乞暫停免有旨特免山西陝西而遼東仍舊

凡椿朋銀兩

戊化十三年奏准京營馬倒失其馬主係都指揮者出銀三兩指揮二兩五錢千百

箇月為率每月都指揮指揮出銀一錢千百戶鎮撫七
 分旗軍五分遇馬倒失貼助買補在外各邊悉照此例
 弘治六年奏准各營朋銀買馬不敷每馬一匹聽支草
 場租銀三兩貼助嘉靖二十二年奏准凡遇官軍倒死
 馬匹領養一年者旗軍追罰銀三兩千百戶鎮撫四兩
 指揮五兩都指揮六兩二年以上者旗軍二兩千百戶
 鎮撫二兩五錢指揮三兩都指揮三兩五錢五年以上
 者旗軍一兩五錢千百戶鎮撫二兩指揮二兩五錢都
 指揮三兩十年以上者旗軍一兩千百戶鎮撫一兩五
 錢指揮二兩都指揮二兩五錢走失被盜者各加五錢
 按月追完造冊解部稽查發寺收候買馬支用其領養
 十五年以上者免追椿銀二十九年題准今後各營遇
 友放糧料草束折色之時預將應出朋銀官軍姓名并
 朋銀數目造冊送部轉送戶部照數扣除有餘方行給

散不足下月補扣其扣過銀兩戶部印封送部轉發太僕寺收候買馬友用四十二年題准該營將倒死馬匹盡數查出有單者照單徵椿無單者照新馬倒死事例止追銀三兩以後倒死馬匹備呈巡視科道掛號徑自赴車駕司決打給單發營追椿其太僕寺及別項比較掛號并年終奏奏俱行停免萬厯某年題准新例至今通行一年以上者旗軍追椿四兩千百戶鎮撫五兩指揮六兩都指揮七兩該杖責三十板二年以上者旗軍例追椿銀二兩五錢係官各遞加五錢例該杖責二十五板五年以上者旗軍追椿銀一兩五錢係官各遞加五錢例該杖責一十五板十年以上者旗軍追椿銀一兩係官各遞加五錢例該杖責一十板十五年以上者椿銀俱免追免責今京營椿朋照此例行其各邊亦同亦有隨地方變更今照會典及近所損益者書之

凡外營馬匹

嘉靖四十五年議准保定各營馬倒死於本軍名下追銀三兩本司隊朋出銀九兩

共十二兩買補有願納椿銀者聽隆慶四年題准增補
昌平鎮馬匹如有倒死本軍追椿銀三兩每月馬一匹
扣徵朋銀一錢貯昌平州庫以備買馬萬厯元年題准
通州叅將營馬倒死照張家灣備禦營例呈報兵部該
司決打給單追椿每
年二次起解交納

京營原額馬數

附各邊
原額

會典載天順成化間奮武等十二營原額種馬一十三
萬八千九百一十九匹此為十二團營初年出邊征伐
之時所給種馬之數又載弘治間五軍營原額馬九千
五百六匹神樞營原額馬四千四百六十四匹神機營

原額馬一萬五十四匹此自十二營改為三大營出邊操練之時所給種馬之數 按查前此名為十二營之時有騎操馬及征調日悉起寄養馬或兼用種馬一軍一馬隨調出征歸即還寺發還種寄是以至十餘萬蓋舉騎操馬種馬俵寄全數而言非十二營中有是數也後此改為三營之時至于二萬五千有餘者亦以騎操馬併征調時兼種馬解俵寄養者而言並非三營中原有此數也所以然者乃前營軍屢次出征遠守步騎兼

支騎軍非馬不可行故悉數徵之近會典所載乃查報者未詳冊籍如此槩以謂營中有此數今據冊籍考正如此即以始數十三萬再數二萬有餘而觀則馬之蕃底有足徵者乃今者三大營及各營衛所騎操巡捕不過二萬以今考往可覽計已

各營馬數

此馬嘉靖以後所續增者

三大營馬

隆慶元年題准正兵共三十枝內戰兵每營給馬一千匹車兵每營給馬二百匹城守每

營給馬五十匹備兵三枝每營給馬二百匹執事營一枝給馬五百匹隨征官軍給馬一千匹各營選鋒給馬

五千
匹

京營家丁馬

隆慶元年題准
共給五百匹

勇士營

四衛營

共約一千

餘匹四衛營者宣德八年以騰驤左右武驤左右軍
四衛養馬軍士及革去神武前衛官軍開設共為一營
總名四衛營其坐營等官於四衛指揮等官推選
士營者宣德九年令凡迤北走回軍餘民人俱收充御
馬監勇士別為一營名勇士營以上四衛勇士二營俱
從御馬監官操練分作東西二營大明會典恃有四衛
營而未載勇士營今備其缺畧于此正其內所稱買馬
投充則二營皆有之成化弘治年間清查冒濫收補軍
士四衛營以騰驤四衛應存留者勇士營以迤北回還
親生子孫限無違碍者替代其餘詭名冒籍四衛進充
勇士俱行革退正德十年嘉靖八年又議准騰驤左等
四衛官旗勇士軍人行點軍科道官照例點閱三十年

議准將四衛營軍士通行查勘有影射占使盡數退出赴營操備詭名冒糧者悉行裁革有馬軍人倒失馬匹照三大營軍士一體追納椿朋銀兩

錦衣衛

原額一千八百五匹

旗手衛

原額四十四匹以上京營各衛馬

通州守禦

操備捕盜

四百七十五匹

奠靖所

嘉靖二十一年初設

屬鞏華城守備下

防護

行宮

二十二年議准給馬一百匹巡邏

張家灣備禦營

嘉靖四十三年初設本營議准

先給馬五十匹四十五年又增給馬五十匹

三河守禦營

嘉靖三十七年以本營路當衝要准

給本縣寄養馬一百匹專備護哨緝盜傳達邊報等役

通州遵化昌平三河密雲涿州薊州永平等八城鎮邊

等三區

嘉靖四十年議准各給一百匹專備捕盜

見在印烙馬數

此萬歷二十年後數

五軍營

七千六百三十一匹

神樞營

五千七百一十八匹

神機營

五千七百六十九匹

勇士營

八百三十五匹

四衛營

四百一十九匹

巡捕營

五千二百九十七匹

錦衣

衛

一千九百五十五匹

旗手衛

四十匹

張家灣

一百匹

奠靖所

一百匹

州營

一百匹

萬曆二十二年

奉欽依擬行

允軍其議有五

始于取

故一曰取允凡二

說一主膳息本寺舊例嘉靖七年奏

准凡領養年淺膳壯堪用者遇調先與交允派則後于

馬政紀

俵領至今兩路少御運行地驗日冊註上臚者為堪允
聽候調取次臚者為備允責令餒養蓋由軍領與養戶
同必臚息庶便騎操如係瘦損亦有倒失追補之苦此
體恤允軍之意如能餒養成臚則次年即註上臚取充
不至如癘病等項此又激勸養戶之意一說也一主挨
順年月則近該御史樊玉衡劉曰梧奏取允惟論臚壯
不論年分至有老死無用徒費錢糧況馬有用全在壯
健而肥瘦次之壯者即瘦勦力自在況兵家只論膂力
過肥則難驟馳合度以後取允先論年分次論臚息庶
無坐視老死之弊又一說也臣謂二說各有見而實相
成詳酌之請于調允日即據各州縣冊報挨查年月先
發者先行取允先取中一據本寺少卿巡驗冊開挨查
上臚先允次臚令餒養以待下次不得越年次專取後
至庶寄戶允軍皆得所無歎偏累又稱用藥發臚之說
誠為今弊聞南方有以藥發臚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
損倒死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負重今不禁

之則俵戶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以之貽害允軍是在州
縣初俵及取寄加意又在本寺印發及取允日詳察加
禁取在于交故二曰交允本寺取允軍有揀退十之半
或三四者乃與養戶每相競其間各有是非如養戶實
餒養瘦損不堪不能負重戰陳如近年團營劉繼祖等
告換者此其非在養戶有故意留難刁蹬需索如寄養
雖年深齒數尚可允亦揀退者此其非在營軍要在本
寺戎政衙門察懲之其或有倒死賠補不合式解縣官
曲為收送者濫也連歲饑寒草料缺乏自致消損者疲
也寄養馬歲精神不前者老也取時行路傷蹄羣小拔
取鬚尾者損也又水草不時偶沾時患者病也又在本
寺酌處濫者換之疲者餒之老者賣之損者病者醫治
之必養戶允軍兩無所失此其允營軍者近歲遼東征
請討各將官留難養戶雖良馬至亦預畏阻隆慶三年
議准調兌京邊官軍馬務照次第關領果係不堪方准
抵換敢有故意刁蹬及倚勢混爭聽該寺叅送問罪此

在部寺凡遇調兌行日請賜申飭此其兌邊軍者又查
先年凡依至驗訖查發營軍若近鎮領騎不必發寄其
後因營軍或于中途揀擇或恃強擅兌天順間令凡官
軍人等強奪起依馬匹者問罪罰馬一匹枷號一箇月
遂停止惟以依者發養以養者發兌乃便而或事可通
惟當運至日查取營軍當給者即以兌之亦省貽擾養
戶然必數日後乃兌不得亟發以防通同之弊兌交不
敷故三曰借兌隆慶間本寺少卿鐘沂奏寄養馬出百
姓膏脂乃最為蠹累者借兌是也嘉靖間奏行禁止後
因邊報緊急復開有由本寺借者有由巡撫徑借者其
所屬地方者該兵部覆奉欽依禁止果係軍需緊急不
得已借兌事畢日不必交還即給彼處缺馬官軍騎操
如果馬不缺乏勢必退回者行令原委部寺各官前去
逐一驗收查係曾經出征瘦損者准照舊例行若未經
征戰退回者以十分為率損傷一分該營將領等官量
行罰治一分上重行罰治二分上以次降級責令追賠

印補著為定例如巡撫衙門仍前不由部寺徑自借充者聽本部奏奏完治遂止其後各邊又以緊急奏請調用借端復開近西征該總兵官借圍營馬三百匹四日量交多非原馬內惟二十匹又征東復有借八十共一百匹今正月僅還二十二匹內損傷難以給軍該部寺方行酌議變賣又該各將官奏計三千三百匹遊擊官三次七百五十匹未經發還總計兩年將萬匹且各邊奏討無涯本寺額數日減自此雖欲借得乎近日薊遼保定督撫議征東倒死欲于寄養馬內補給兵部覆題馬少圍空另行別處是當以此例示知各邊庶其止于未請之先而早圖之也允不可借或變而請添故四曰添兌夫馬從種寄俵三者來今既減削允亦當如之顧有日增添如京營加允各營選鋒五百匹標兵營五百匹該本寺卿王汝訓等奏欲減去以防比例兵部酌議准作下年應兌之數仍行戎政衙門毋得再請此前年事今馬數耗極以後乞勅戎政諸臣慎初勿題兵部亦

慎初勿與乃可強支允不可添而事勢窮則常備故五
曰備允洪永間種馬徵駒約數十萬弘治後額定十二
萬餘于時又有備用二萬五千團營四五千約共十七
八萬隆慶二年種馬半賣後僅五萬餘猶併簡寄團營
亦如前數約十萬餘萬厯九年種馬盡賣後至今僅十
年間除團營外惟寄養厯萬今兩年間總允過京營與
東西征討薊遼一萬四千六百餘舊年秋二路查厯存
九千秋運收依二千共一萬一千餘近少御李化龍巡
驗查照冊開騰息堪允馬二路共七千二百餘備允者
二千餘再查依數除南直隸盡改折保定等府原額陸
續亦減去沂費郟三州縣亦永改折今實俵戶一萬六
千五百一十五匹前年厯三分永已少舊年各巡撫開
報灾傷厯二分與二分五釐合二千餘總前數約厯
萬見有國營當允又有倒失者亦允允後則以千計矣
况前東西征討尚係兩腋設腹心有警將取諸俵戶實
難即盡取寄戶又多近京輔繁難細小之邑目今已為

強支有警彼將自護其生不暇亦或以本地方守禦藉口且貧難負之而逃未可知者將欲如前議買用則必得二三十兩乃良或加倍則必至四五十萬始得萬騎雖有折銀在庫安得常繼此非職所敢知惟今據見在酌之請俵戶地方派以伍分陸分為率積有多餘再查減派災傷則四分三分為率災傷地少者允多寄少熟稔地多者允少寄多斯為厓支且各處有因其矮小亦行改折者竊謂馬隨地產高下大小不同常隨產而收善餽之亦可騰息即真矮小亦可備負載糗糧之用至南直隸舊有大馬近俱改折此以災傷故誠常然不可因之遽止蓋種馬既草留此百中之一俾各地方知依解急公之役庶有警可令勤王乃因一時遽止詎可哉近議者因馬不足乃議減騎益步兵家有騎有步豈能減益邊臣之覆有非泛者要之今已無馬不得不為減益

京師買馬數

非舊例近始有之

京師初給銀買馬

萬厯十年題准京營缺馬查數呈部行太僕馬價動支買補與充領寄養

馬匹相兼給發騎操十四年議科道官請停止初議再行查議賣一二年另行停止于七年科道官議于原價

共二十兩兵部行寺發京營官軍充領自買科道兵部委官本寺京營少卿驗印給發至總督京營彰武伯楊

某等議題緣京師買馬有六利兵部覆奉欽依自萬厯十年為始年終行令各營將領備查一年倒損數目造

冊送部題發馬價銀九千六百兩發營照依今歲事例選買壯馬六百匹本部驗發太僕寺印烙并調取寄養

馬相兼騎操其官軍朋銀准暫免一年以後年分俱於年終查算如果本年倒損不及一分即將次年應扣銀

題免如數過一分之上仍行追扣以備買馬支用萬厯十二年該兵部覆議巡視京營科道條陳內開京營缺

馬每年終備行太僕寺查果寄養馬少各營倒損數多
照例暫發營中召買若寄養馬多各營倒損又少暫行
停買惟在臨時酌處萬厯十三年該兵部覆議巡視京
營科道條陳內召買一節查得初議召買公私稱為兩
便是以總協大臣題請舉行年例應扣朋銀盡行豁免
業有定議若委官知為公家不為身圖盡以十六兩市
買一馬亦不稱苦况營馬所需甚急似難停止萬厯十
三年應買馬匹已經行委副將督同各營將領等官關
領馬價銀九千六百兩於本年分陸續召買過馬六百
匹完足俱經呈驗印給官軍騎操餘剩銀三百八十
十二兩五錢責令各官送部還官訖萬厯十四年分倒
損馬匹不及一分例應免徵朋銀合行題請又准兵部
手本前事准臣等手本前事等因送司卷查萬厯十四
年請停止召買馬匹該巡視京營科道官田疇等條陳
內開停止召買一節本部查得京營召買馬匹先該總
協大臣議有六利題准舉行今科道官備陳三不便之

故乞要亟行停止自京軍領養之馬往於附近郡縣寄養後因領兌不敷建議者輒責之本營召買且執四便之說以求逞而自幸得通變之宜也第行之未久而告苦踵至何者今之買馬非買於外郡產馬之地不過都城馬市所聚能復幾何徒長市井小人乘機媒利之階竟無補於追奔逐北之實一歲買馬數百定以官價約以限期至急矣而姦商牙儉規利其間以弱小之馬索壯大之價始而隱有為無繼而以多作少故意指勒以為此馬不買別無壯健此處不買更無他所委官重違期限不得已長價市之固已虧損公帑矣此其不便在國者一也至於驗印經旬守候稽遲無名需索使用百出此其不便在官二也夫州縣寄養之馬上馬者三四十金次則不下二十餘金價高馬壯給營軍數年之間猶有羸瘠病弱之苦召買之馬減其十分之四市買之時已屬不堪及入行伍曾未數次而骨立待斃矣此不便在軍者三也或者猶謂其免俵解之勞無養馬之費

此交彼易轉手告完而諸費可省矣殊不知省而有益
省之為便費省而無適于用終亦必亡而已矣臣等願
乞勅下所司行照往年事例營馬缺于太僕寺給領騎
操營中召買亟行停止如額馬多缺寄養不數不妨間
一舉行萬厯十五年以後凡有倒損馬匹俱于太僕寺
寄養馬匹內補給暫停召買復扣朋銀本部仍於每年
終查算各營倒死數少寄養馬多即行停買如額馬缺
多寄養不數仍行題請舉行萬厯十七年題准買馬二
百共買三百二十匹因各市缺少難以速完仍俟六年
補買該京營戎政臨淮侯李言恭等題稱召買萬厯十
四年分馬六百除五軍戰兵一營二營大營神樞戰兵
一營二營六營神樞戰兵一營六營共買過馬三百二
十匹俱蒙驗准給軍領養外尚有未買馬二百八十四
近因各市缺乏一時難以速完之日再行呈報又兵
部覆議巡視京營科道官楊文煥等條陳一議買馬看
得科道官條議備行戎政衙門行令各營將官將先領

馬價尚未買補者一緊催完自萬歷十七年為始每馬一匹於原議十六兩之外量增四兩共銀二十兩每歲戎政衙門將應補馬數報部萬歷十四年應買馬六百匹除已完三百二十匹其未買二百八十匹委屬市店缺乏一時遽難完報若候買題請恐營馬缺額操防無賴今據各官呈稱要將十五年十六年應補寄養馬三千三百九十九匹先行充給其兩年該買馬一千二百匹遵照近議關領馬價銀二萬四千兩聽科道部寺衙門會同召買萬歷二十年真定巡撫請買倭馬盡行改折解部買馬該兵部行太僕寺議覆分別災傷輕重量行改折不得一槩盡行以致買補有妨戰守萬歷十二年本寺題買補事例內稱買補舊時種馬取駒俵寄得宜不俟收買惟邊關因緊急水旱災侵乃一議買亦後例也自兵部議覆盡革種馬乃曰變價徵銀如遇倭馬不足即將此銀分發邊處官為收買馬自雲集堪充實用此又後議也近據各督撫奏謂折色三十兩即用

十八九兩可得上馬十五六兩可得中馬是以一馬得二馬且較俵寄尤良此又新議也顧此可暫行不可專倚查得萬厯十三年京營馬缺議欲自買始而總協大臣稱陸利議者亦稱兩便該兵部覆行本寺給銀令買六百匹乃初買僅得三百二十尚遺二百八十遂稱各市缺少難以速完且馬鮮良京市亦擾科臣遂稱三不便請停止此在京不能買者前年遼東巡撫題畧言遼鎮兵創歲荒商販不至民間絕少日加籌楚終難補還此邊關不能買者即此買補之難明已當此承平京邊安堵乃遼東重鎮纔一防倭未經戰陳遂稱買難則前革種馬時雲集之疏不效益明已是以謂不可專倚而又不可塞緣今種馬絕源惟商販乃馬由得之流第當隨時隨處通之爾如執一馬得兩馬之說或少派或盡行改折專買於一處則商亦聚于一處商平常則來變則止得利則來失則止近日京遼事可鑒也惟不聚一處而令各州縣官撫俵民即藉民招商無分常變得失

朝發夕至
乃為便利

各邊鎮防守借兌馬

凡各邊借兌馬

弘治以前寄養馬不許各邊借兌嘉靖二十九年薊鎮事急題准各邊兵調赴

薊鎮春秋兩防遇馬缺乏俱借兌孳牧寄養馬騎征事畢仍還馬戶嘉靖四十一年議准防邊借兌寄養馬果

有癘瞎損傷餒養難痊者另註一冊以備照查其冊內損馬有臨時與中途倒死者納皮張銀四錢三月之內

倒死者納肉臟銀伍錢三月之外倒死者納銀伍錢其臆息少減不係癘瞎者不得槩比止查借騎月日久近

不拘何處借還在三月之內倒死者比遼東例追銀七兩隆慶兩借還過三月之外倒死者比遼東例追銀七兩隆慶

三年議准調兌京邊官軍馬務照次第關領果係不堪方許抵換敢有故意刁蹬及倚勢混爭聽該寺叅送問罪

隆慶四年題准凡前項借兌事例禁不復行遇有軍機
萬分緊急姑准於種馬內借兌或不得已而借兌寄養
馬匹事畢之日即給彼處鎮巡地方官軍騎操餉由造
冊送部轉付本寺註銷倘彼馬不缺乏其勢不得不退
回者必由本寺寺丞同兵部委官逐一查驗除曾騎操
出征瘦病倒失者准照舊例施行外若未經征戰而退
回者大約以十分為率損傷一分者原領將領等官量
行罰治一分以上者重行罰治至二分以上者以次降
級倒失者即令追賠印補其有不由部寺徑自借兌退
回者許兵部叅處治罪兵部尚書楊某題覆該太僕寺
少御鐘沂題竊惟今日最為馬政之蠹而重貼編戶之
累者借兌是也查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內本寺呈行
兵部內開借兌既不宜于軍民又有傷于國課每年防
秋量於種馬借兌其寄養馬匹價直繁重合無查照薊
遼中軍官王臣等所議凡遇官軍缺馬寧給與常養騎
操久者可待八九年近者不下五六年較之借去一次

遂致病壞所省尤多查復舊例極為穩便等因自是以
來向未借兌通時馬漸蓄息職此之由乃至今年八月
內偶因邊報緊急復開借兌之端由本寺而借兌者若
調通州薊州香河灤縣順義等五州縣養馬一千六百
四十九匹借兌遊擊官滿朝相等管下民兵是也不由
本寺徑從保定巡撫而借兌者若取易州新城定興等
三州縣養馬三百零七匹借兌坐營官吳守直等管下
奇兵是也二處借兌僅兩月仰仗天威震動敵兵退散
並未出征在滿朝相等所領者傷損幾五分之一在吳
守直等所領者病損六分之一必係將領等官視非已
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士侵剋草料銀兩坐視馬之
饑疲而不之顧不然並無一騎出征何致馬之損傷至
此也况不由本寺者任其操縱自如則於出納之際漫
無稽查非臣等出巡躬親點視則他日倒傷之賠補盡
歸之貧民矣如此而不申嚴之則坐見耗竭重貽編戶
之戚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原領前馬官滿朝相

吳宇直等量行罰治倒死馬匹嚴令追補赴印并乞天
語叮嚀嚴著為令以後凡遇官軍缺馬查照舊例必由
兵部劄行本寺寺丞同兵部委官眼同給散於前項借
兌事例禁不復行遇有軍機萬分緊急姑准於種馬內
借兌或不得已而借兌寄養馬匹事畢之日即給彼處
鎮巡地方官軍騎操備由造冊送部轉付本寺註銷倘
彼馬不缺乏其勢不得不退回者必由本寺丞同兵部
委官逐一查驗除曾騎操出征瘦病倒失者准照舊例
施行外若未經征戰而退回者大約以十分為率損傷
一分者原領將領等官量行罰治一分一分以上者重
行罰治至二分以上者以次降級倒失者即令追賠印
補其有不由部寺徑自借兌退回者許兵部叅奏處治
兵部覆題奉
旨俱依擬行

凡各邊借寄養馬匹為里甲驛遞之用

嘉靖以前俱不
許萬曆十八年

該兵部尚書石某題准薊州兵備
成借馬給驛本部題准以後不許

附各邊鎮馬

凡各邊馬匹

嘉靖十五年議准陝西苑馬寺每年清查監院牧養馬匹年齒壯實可用者造冊送

巡按衙門備照遇邊鎮官軍騎征馬倒死或槽下倒死行令各邊分巡兵備等道及太僕寺查明給領仍照舊嚴追椿銀收貯以備買補三十一以陝西各苑種馬數少議准給本省贓罰等銀四萬兩買補以後缺少止查苑馬二寺收貯地畝椿朋銀兩題討買補三十
八年題准山西鎮各營騎操馬倒失行令各營朋合攤
轉并肉贓銀買補三十九年議准陝西各苑馬老病矮小不堪作種給征者各用退字火印照依時估定價
變賣就將前賣過價銀另買驢馬分發各苑無馬軍丁
領養仍將賣過馬羸收過價銀造冊奏繳每三年變賣

一次四十三年議准山西鎮轄銀買馬累軍不便仍
照例追納椿朋銀解行太僕寺收貯買馬本年又議
准各邊官軍馬匹對敵陣亡及追賊走傷倒死者椿銀
免追出哨在途倒死追肉贓銀五錢拐馬在逃務令緝
獲馬兌別軍本軍問罪隆慶二年議准固原入衛官軍
馬匹倒死八年以裏者照近例行以外不論官軍追納
肉贓銀五錢十年以外者俱免三年題准陝西七苑
不堪馬匹查係收軍賠補者追令另買大馬該寺量助
贖銀三分之一以後追補必驗合式印牧係茶易銀買
者變賣另買仍行行太僕寺將茶易銀買馬點驗堪牧
堪俵方准印烙發苑六年以陝西歲課馬駒每匹追
銀三兩利於納銀虧欠數多議准將各苑種馬嚴責孽
駒如有倒失虧欠俱追補馬駒不許納銀本年又題
准薊鎮各營朋攤買馬困累宜行禁草發銀三萬兩買
補以後每年年請討給本色馬一千匹馬價銀一萬八千
兩萬歷元年議准遼東買補馬匹無別項椿朋官價動

文及置買火器缺乏羸頭駄載動支行太僕寺馬價銀一萬七千兩內將一萬兩分貯兩河如遇馬匹臨陣倒失免軍賠償即委官赴市收買好馬給軍再有倒失方責本軍買補其七千兩買羸應用二年議准陝西苑馬寺缺少種馬將該寺庫貯茶課等銀歲解因原鎮二千兩給軍自買於年例應解該鎮馬二千匹內扣留二百匹在苑作種三年題准固原鎮朋合地畝銀徵解陝西行太僕寺路遠弊多宜行該管各司道官將本鎮官軍每年應出朋銀就於俸糧銀內扣留地畝銀兩隨同屯田糧草一體徵收另行收貯聽買馬支用不許別項那借其收支數目監收官每半年一次開報行太僕寺類查

凡邊驛站軍馬匹

隆慶五年議准如領養一年倒死者納椿銀五兩二年者四兩三年者三

兩四年者二兩追收在官候缺馬之日連銀解部發寺闕馬五年以上倒死者官為補給

附各邊鎮原額馬數

此嘉靖以前數

守備三河等城

原額一百三十七匹

分守密雲古北口

原額三千一百六十

七
匹 薊州鎮

原額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四匹

遼東

原額四萬六千六百八十八匹

守備紫荆

關

原額四百七十七匹

守備德州

原額一百四十二匹

守備真定等處

原額一百

匹 宣府

原額四萬五千五百四十三匹

大同

原額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

山西三關

原額九千六百六十五匹

陝西

原額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匹

延綏

原額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匹

甘肅

原額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匹

寧夏

原額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匹

各邊鎮增補馬數

此嘉靖以後數

保定各營

嘉靖四十三年議准保定標兵營補足馬三千匹四十四年保定定州連軍二營奇軍一

營每營各給五百匹正兵營一百匹隆慶二年增給連軍二營各三百匹常川騎征不許借兌萬厯二年保定西關一帶設立車騎二營其馬將真定等府庫貯各項軍需等銀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兩照數動支行令收買

騰壯馬羸印烙給發

宣大二鎮各城堡

萬厯四年以二鎮撥兵迎送北使疲苦議准將互市馬及各路老家營軍

撥給大同新平得勝二堡馬各三百匹軍各二百名平遠保平鎮羗弘賜等四堡馬各二百匹軍各一百名其沿邊每城堡各一百匹老軍餽養宣府驛馬二百匹中路趙川堡馬六十匹北路龍門等四城堡馬各五十匹上西路三城堡馬各五十匹膳房等八堡各三十匹懷安城五十匹每馬撥一軍餽養專一供應北使

洮河各營

隆慶二年題准河州叅將營歲給茶易馬五十匹椿朋銀買馬五十匹洮州歲給茶易馬

二百匹內裁減一百匹解苑牧養

固原延綏寧夏三鎮

嘉靖三十五年議准陝西苑馬寺孳養馬匹每年准給固原延綏寧

夏三鎮共馬二千匹內一千五百匹專給固原五百匹延寧二鎮分年輪給

甘肅軍士買馬

隆慶三年議准每匹定給椿朋銀十兩以上嘉靖苑額數及後所增補數皆

據會典所書查對各邊鎮實數當有未同者則以興草損益不常即一歲間有異同況數十年之久乎此本無關于本寺照例附之所以識太僕寺給京營馬政如此各鎮自有馬數如此不得日望于太僕寺以濟之也

各鎮奏討馬

歷考太僕寺馬嘉靖以前無奏討者嘉靖二十九年邊騎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重陵寢薊鎮以入衛補給此皆為入衛應援勤王之用暫給之其後遂以為例萬歷二十二年東西征討命將出師以是為請亦給遼東以征邊徼馬數損多亦補給此正為奉命征討之用亦暫給之其後乃遂欲以為例則彼巍然重鎮安得全賴京師京師亦安得能分生民膏腴京營備用者而與之哉事在諸疏可以為案據矣

昌平鎮

嘉靖四十年以本鎮為護陵重地永安營馬僅二百餘准照鞏華營例調取寄養馬八百匹四

十一年又議准選補軍二百名給馬一百匹以把總統領兩班巡隆慶四年又增補前馬共二百匹是年又給

天壽山巡邏官

軍馬三十匹

薊鎮入衛

嘉靖二十九年各邊兵入衛缺馬討補以為常隆慶六年議准除在途不補在薊倒死者

如每營正馱馬二千餘匹倒死二百匹以下者准補過二百匹之上止量給二百匹以為限制萬歷某年題准每年給馬六百匹其後增至千匹或發本色或發折色每銀三十兩赴鎮自行差官買馬

凡遣將出征

成化十六年兵部尚書王越奏比因選給西征馬一萬六千四百匹外京營官馬止

存八千八百餘匹尚多病瘠不堪乞令兵部於民間四戶馬內選二萬匹給軍騎操以備警急調用嘉靖三十

一年邊騎犯順差官分投取寄養種馬地方取馬給官
軍騎征事平發回奏報嘉靖三十七年倭犯淮揚事
急督撫奏借南直隸種馬出戰廟灣奏捷馬發回原種
地方領養萬歷二十二年遣征寧夏借給團營馬四
日送寺將堪騎者仍發該營不堪者變賣銀回貯庫
萬歷二十二年遣將征倭發馬四日同寧夏例萬歷
二十年遼鎮以征東馬數損多量請借支以買馬銀扣
還此不為例調時皆照兗京營例部劄行本寺丞堂一
員會同兵部職方司至山海關調兌行時本寺上疏請
如會典所開載例禁革需索且今挨次一軍一馬相兌
不得勒指寄養戶隨兌即回仍俟各州縣申文調兌數
目到日註銷該本寺卿楊某等為依寄馬數歲減額
外請討難應懇乞勅賜早行酌議以重根本以安疆圉
事職等奉兵部劄內開遼東缺馬議得寄養馬匹權調
取三千應該馬價聽該鎮估計的數回部於次年例
銀內照數扣除以後年分仍照舊例買補各邊鎮不得

援此為例該部寺查得萬厯初遼東延綏宣大屢討未嘗與馬前歲東西兩征係當寧遣將一時權宜而行亦可及遼東奏討偶為東征亦可自此外復為所需則本鎮舊苑馬行太僕寺之設今年例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有零之給為市本考何為考哉前此兵部覆議必曰不得援以為例乃卒以為例今此給行既二年且皆三千是即明例矣以後歲久不過申此為請爾又何必為為援哉今且無論例不可久即以目今本寺馬數而論職前疏曾查祖宗朝種馬數十萬弘治後額約十七八萬自隆慶二年至萬厯九年種馬盡賣後至今僅十年間耳除團營不計外惟寄養僅二萬今二年內總兌過團營與東西征討薊遼奏討共一萬四千六百有餘舊秋僅存九千之數視前時不能數十分中之一分職等相議即今一匹不倒失不取兌尚為無馬而况自舊冬至今未數月各州縣以倒失團營以損斃聞者殆無虛日實未能九千餘矣目今該兌團營補通州營約該一

千六百有零只此二項當調取四千六百有零又各另
取約計千匹以備揀退補數茲又將給行遼大臣項行
將先去七千內外矣倘能僅存二千其間年久老瘦所
當變賣者實繁而今年各俵馬地方因災傷重大派俵
又少明年災後加派尚難則是日減一日歲減一歲所
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
此也職等誠知守在邊陲遼東近敵遼鎮安即京師安
非有二者而要之京師根本遼東疆圉嘗聞先根本次
疆圉未聞舍根本而專事疆圉者也且遼東方給銀買
馬督撫所疏買不能得始請寄養是謂本折兼支職等
總計本寺南北各府本折歲如不災不那能全納不過
共價六十萬零乃遼東一隅半年之內折色五萬本色
三千直價九萬共費十四萬費本寺本折四中之一後
又其能應乎即舊年三千之價亦嘗扣還然本寺俵馬
價三十兩寄民餽養年深勞費數倍扣還未能半之此
以公儲供公用何嘗言有無多寡惟後不能應其將柰

何哉乃馬政兵部統之而數之三耗本寺職之今兵部
惟以遼鎮請馬為急即發本寺亦惟據兵部劄至即發
乃不計其馬數三耗以為三酌是豈相承相濟之義哉
萬一邊闕聲息烽火忽動達于郊圻此時將為京師陵
寢應援入衛之用又將何以應之即或兵部疏令買補
本寺亦無能以應之惟坐觀債事即致重罰厚譴何益
于大計哉伏乞勅下該部再行詳議停止七月內又
題為馬政久壞不宜再紊權議存近額省繁文以蓄國
威以安民生事職等謹稽祖宗馬政舊制本寺備用馬
乃給兌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
應援勤王之用不為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寺苑馬
寺御司衛所種馬市買邊馬在也自種馬盡草而為買依
馬政以壞即所徵銀亦備買馬貲缺乏不為各邊及各
項設以各有正賦及年例椿朋買補支應者在也本之
則先臣所謂蓄居重之虞者是也其後凡請討該兵部
本寺屢題奉欽依禁止弘治間常有謂馬不許問或給

銀收買隆慶五年題准各邊奏討係十分緊急方准給馬價別項濫討即行停寢又遼東宣大屢奏不與馬皆載之會典彰彰者在也又若保定府乃俵寄之地隆慶四年保定巡撫防秋徑借備用馬暫用即還不由本寺調發少卿鍾沂疏嚴借兌兵部覆奉欽依嚴禁以後不許此暫借者為然薊州亦寄養之地隆慶五年薊鎮總督請補各營入衛官軍本寺御王好問疏慎兌發兵部覆奉欽依止許調給入衛官軍各營俱裁減隆慶六年該鎮題為延綏入衛官軍即入衛京師者請給六百有餘以後遂為一千之例然亦別派保定等府或馬或銀轉給未嘗即取薊州寄養馬與之蓋有深意此入衛者為然近者東西兩征係當宇特遣一時權宜及遼東初次奏討亦為補給東征損失之數此征討者為然凡征討入衛二項似合舊制嘗或給兌此外則不可以為例焉者乃歷查今時偶取者以為舊例暫發者以為常例一給者再引為例急遣者緩假為例始曰不符援以為

例後卒為例至于銀他部不干之務各地方災傷始曰
借曰留猶曰抵還卒未之還近日有借各邊修城民戶
七分兵衛三分遂為戶七兵三之例自以上諸例行而
馬政益壞舊制以茶馬銀且空匱矣該職二月間題為
欽遵明旨條議馬銀日俱空匱財用所當通融事宜懇
祈聖裁勅下該部預計永圖以保治安事等因該兵部
題覆內稱亟應移咨各鎮督撫諸臣得已先領馬匹加
意愛養毋致損壞以備緩急如有別項軍情務自悉心
區處不得藉口借兌隨奉明旨俱依擬行欽此方行未
久五月間遼東巡撫又討三千該職又題為俵寄馬數
歲歲額外請討難應懇乞勅賜早行酌議以重根本以
安疆圉事等因該兵部劄行本寺內稱咨薊鎮督撫衙
門知會乃今月內遼鎮又請馬兵部以遼鎮孤懸又給
馬一千五百劄至職關東西二路隨該東路少御程奎
關稱本寺寄養備用馬匹舊嘗二萬今年除新運未完
外近兌給遼東及團營外見在東路只一千有餘之數

已切無馬之憂遼東年例給銀市易邊馬正以邊方土產足備騎征未聞有涉千里取及寺馬者今該鎮不煩數本部不查有無輒討輒與均非事體無論各邊請求難以格其援例脫使內地有警何以備乎不虞懷根本之慮者未敢以為便也又淮西路少御王國闕稱同寺之馬相沿定制止供團營之用蓋所以翊衛神京鞏固根本慮至遠也至各邊鎮俱發有年例買馬銀兩從來未有取及寺馬者今遼鎮一討已過顧復再討似非祖制且查本路見在堪允備允僅僅一千有餘蓋緣連年部派折色太多本色太少之故今又輕輿則寺馬無幾萬一京都有事急在需馬誰任其咎援四肢而弱腹心大非計之便者合闕本寺須為轉覆至職查得嘉靖間種馬十數萬又有解依寄養馬二萬五千乃戊申庚戌兩次邊警各處入衛應援將兵數萬雲集都郊會取數萬應之猶稱不敷今者買俵之馬在于民間必須交易經年遇運而至寄養之數厯厯如此目今敵騎臨邊

事勢頻急合如少卿二臣所議即行停止呈兵部隨該
劄行內開看得該寺呈議前事良為有見但念該鎮孤
懸值此強敵交訐議允馬一千五百匹聊濟危急已經
本部題奉欽依無容再議以後該鎮馬匹咨去自行招
買勿煩再請致索舊章職等為此隨闕二路即於見在
馬內如數查發牒寺丞翟思梁前往交兌載惟以祖宗
定制言則本寺馬如前所陳本非薊遼外邊所當請者
今以為請則彼行太僕寺苑馬寺都司衛所及市買外
商之馬何所為哉顧此端一開後日難杜竊謂畿內之
民疾苦俵寄而外邊乃仰給之欲其歲歲輸運跋涉遠
鎮力有不能且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求誠似于涓水
沃焦勢有不能無一可者職等竊謂兵部誠念邊鎮孤
危即以所謂悉心區處之議為之早行或令廣市於邊
或令多招於商而其本則或復舊時行太僕寺苑馬寺
都司衛所馬令其孳牧乃可常久伏乞勅下兵部從此
止其奏討而惟常久是計乃為有裨遼鎮而于本寺舊

制不致再紊爾顧此就今薊遼言之職等又為京師之計則豈敢謂復馬政種馬之舊惟權議于俵馬近額二萬匹今漸減為一萬六千有餘者寄養馬舊額二萬五千戶今減為二萬一千有餘者各復其額每歲自災復減派停派外酌量派依發之寄養務足二萬如萬厯十九年以前之額祇許調發團營此外凡以近例為請者決不輒發或者以馬數既多寄民受累馬徒老斃無益職嘗聞積粟所以防饑不以無饑而厭朽腐之粟積艾所以治病不以無病而棄陳因之艾蓋寧使之朽腐陳因不致無積蓄而忽遇饑病遽視其斃徒貽後悔無及也國家備用之馬意正如此伏望勅下該部查議力行而凡調發合行本寺酌量有無多寡乃見專理職掌庶近額存而國威以蓄民生以安其所關係豈輕微哉以上俱經兵部議覆欽依依擬行

各邊鎮奏討銀買馬

成化二年始各邊鎮立銀庫以南方改折馬銀入貯成
化十一年宣府奏討銀一萬兩等鎮又奏討不等兵部
弘治七年奏准凡各邊缺馬騎操奏闕銀兩收買者
兵部委官一員同太僕寺官於收貯馬價內照數支出
差官運赴鎮巡官處交收弘治十四年題准宣府等
府討馬量給銀以後非急緊軍情不許再請弘治十
八年奏准陝西茶鹽易馬備邊係是舊制今後再不許
別項奏討正德五年發銀十萬兩於北直隸山東河
南又發三萬於延綏一萬於寧夏市馬六年發銀十五
萬兩市馬九年發銀市馬於山東遼東河南廬鳳等
四府保定等六府銀二十二萬五千匹十年以銀五萬
兩市馬於河南陝西各千匹又考洪武十八年四川貴
州二都司市馬一萬一千有六百匹永樂二十年山東
河南山西市驢二十餘萬按買馬惟正德九年最多又
於各邊買馬多不計大僕寺卿儲懞論太僕寺歲收
馬價自成化二年因南方一二縣非產馬地暫收折色

自後有比例加增者當時貯積不多各邊未嘗奏討以後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銀陝西屯糧是也自此端一開遂不可止宣府成化二十一年奏討銀一萬自弘治十四年至今則十三萬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二萬八千餘弘治十年至今則十六萬五千矣延綏成化間三萬九千弘治九年至今十八年則十萬二千二百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十萬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年銀三千八百八十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餘兩皆數倍於前本寺未收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為有司乾沒及至買馬價既不多安得善馬隨買隨死隨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奏討非全為馬今後邊方有缺

仍給馬以杜前弊又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場椿頭銀以備買馬先年不曾給銀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欲乞兵部差官按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方許暫給餘皆停止今後奏討伏乞嚴加禁絕庶幾不致妄求而朝廷不致徒費矣 正德十三年山西討馬兵部請動支銀三萬兩給與收買 尚書王瓊奏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檜等奏稱見在官軍萬五千餘名有見馬四千八百餘匹乞於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今太僕寺寄養馬數少正德九年山西三關有給銀買馬之例宜與動支三萬兩委官收買及又稱馬隊官軍難通融調撥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便於馳驟但欲令軍自養無空地可牧官為支給又無民草可供所以往年召商買草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為害滋甚山西三關在大同之南有山險可據古人防邊多以步戰取勝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戰以却敵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

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合宜行都御史張檉多
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不必專恃馬力太
僕寺御汪舉奏每年派取馬不過二萬五千匹今兩歲
間已兌御馬監遼東宣大馬至五萬八千七百餘匹價
銀亦二十三萬兩且各處官軍奏請未已何以待之請
勅兵部申明舊規量人為出兵部議如舉所言如四衛
勇士官馬死二次例不再給責之賠償今累年未追宜
如舊施行遼東行太僕寺苑馬寺所養馬宣府大同有
圍種地畝子粒並椿朋銀自可買給今乃一切取之太
僕請皆如舊規非遇征調不得妄乞隆慶元年於馬
價銀內動支三萬兩給延綏買馬酌量銜緩地方補發
各營騎操嚴行各該司隊官員用心督餒勿令倒損如
有倒失巡撫衙門徑自照數處補通應照例究治其該
徵拖欠椿銀仍要即時徵完以供該鎮買馬之數該
兵部題覆總督撫按官侍郎霍等議延綏一鎮原額
兵馬正奇叅遊一十營守備五營先年營伍充足兵處

振揚戰守有賴後因挑選遊兵四枝入衛加以該鎮頻年邊警征調無時倒失折耗歲積月累故各營馬匹共少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匹若不速處第恐邊備廢壞欲照額買補錢糧缺乏似應酌量緩急遞減共該補馬七千五百八十三匹該銀七萬五千八百三十兩欲於太僕寺馬價銀內動支解發如馬價不敷或行南京兵部借發三四萬兩補買馬匹但本部馬價銀所積有限節年各邊奏討數多難以依數給發若於南京兵部處發事屬未便合無斟酌所擬本部劄行太僕寺於庫貯馬價銀內動支三萬兩差官解運前去聽總督霍會同巡撫衙門行令各道收買堪戰廐壯馬匹酌量銜緩地方補發各營騎征仍嚴行各該司隊官員用心督餒勿令倒損至如漏卮以後若有倒失巡撫衙門徑自照數處補該管將領司隊官員通應照例究治其該徵拖欠椿銀仍要令即時徵完以供該鎮買馬之數隆慶二年支銀三萬兩發大同買馬給發緊要營路官軍騎征

不敷之數將本鎮椿朋地畝銀兩設法追徵買補無得再違例奏討該兵部題覆總兵趙奇奏該鎮馬缺乏難以禦敵乞要補足原馬三萬五千三百二十匹如一時難濟先給本色馬一萬五千匹以濟秋防緊用餘候漸補為照寄養馬匹專為拱衛京師原非備給邊用及查舊例各邊鎮遇缺馬俱於本鎮椿朋地畝銀買補不許違例請討近來每濫討習以為常遂使太僕寺馬數頻題欲令本部裁節各鎮討馬以清耗馬弊源以防損拱衛之需常不及半以故寺卿董傳策根本重地本部備擬覆奉欽依通行禁節去後又查得該鎮每年請討本折馬不下數千而入衛兩營馬尚不在數即今太僕寺見在本色馬不敷前項似難再給但于邊計於常盈庫貯馬價銀內量發三萬兩運送大同巡撫衙門會同本官督發各兵備道每馬一匹用價銀一十二兩收買臚壯好馬先行驗印給發緊要營路官軍騎征不敷之數將本鎮椿朋地畝銀兩設法追徵買補毋得再違例

奏討 隆慶三年題准以後各邊奏討銀兩果係緊急
軍機方許酌量支發其餘別項奏討毋得漫假 該兵
部題覆御史謝廷傑題馬價銀兩專脩京師一時緊急
買馬支用通年以來修邊賞軍等項各鎮每稱倉庫匱
乏紛紜請討本部不得已權于馬價銀內量行動發以
盡同舟共濟之義近乃彼此觀望援為例屢屢借動以
致寺庫所貯亦漸虧少矧變賣種馬以充別用尤非長
計本官所議自後毋得漫假誠為確論今候命下本部
咨行戶部及各邊督撫衙門以後各處奏討銀兩果係
緊急軍機必不得已者本部于俵解折色馬價內酌量
支發暫為協濟其餘別項奏討原非本部應出者戶部
查將應發銀兩或各鎮應有扣留錢糧徑自移文支用
不得一槩題討奉旨是 隆慶五年題准以後邊鎮請
討馬價果係緊急方准給發其餘濫討即與停寢兵部
議覆看得巡視京營戶科右給事中梁問孟等所陳慎
給發一節大率為太僕寺馬價銀兩關係重大難以供

別項支費乞要以後非邊情緊急事關馬政者不得輕發查得太僕寺馬價銀兩原係專備京邊買馬支用各衙門或以糧餉或以修繕多有權宜借支即如禮部近日支銀五千兩以充俺酋貢馬之賞是其一也不知軍政莫急於馬若果與師十萬庫藏所積能有幾何萬一缺乏責將誰諉議如科道官所見合無依其所擬以復邊鎮請討馬價者聽本部嚴加查議果係緊急方准給發其餘別項濫討者即與停寢本部依違不能執奏聽巡視科道官從實糾舉奉旨是隆慶五年題准查將禮部原借椿朋銀五千兩賞夷應用速令照數補還仍通行各邊督撫遇缺戰馬多方處備買補不得專靠內給致滋耗費兵部議覆看得太僕寺御王治所陳惜財用一節大率謂本寺積貯馬價椿朋銀兩專備買馬支用不宜輕發近該禮部題借椿朋銀五千兩給邊應用乞要照數補還仍行各邊臣處置戰騎不得專靠內給耗費國馬無非慎重馬政之意合無依其所擬本部移

咨禮部查將原借椿朋銀五千兩速於給邊應動銀內照數補還仍通行各邊督撫衙門遇缺戰馬各要查照舊例或取監苑孳牧或動椿朋買補多方處備以資征戰不得專靠內給致滋耗費奉旨是隆慶五年題准奏討買補馬匹止給入衛官軍其餘各營量行裁減其發價召買薊鎮原無此例不得開端該太僕寺卿王好問題臣見薊鎮總督劉應節題為乞賜補給馬匹以便騎征事該兵部覆議調取太僕寺寄養馬三千六百有奇兌給題奉欽依到寺臣聞宸居視各鎮不同畿內寄養馬匹先該御史顧廷對題請欽定二萬有奇蓋將以藏兵而拱護京師積威而雄視天下不專為調兌設也歷年題奏其說甚詳各邊兵馬不啻數十萬衆馬匹倒失難以數計使以此有限之馬而應彼無己之求何異以掬土而塞巨壑臣固知其不能也然邊臣奏討馬匹其事已久亦難卒變臣查得隆慶三年各邊討馬六千有奇四年兌馬四千五百有奇是每年兌發之數

大較如此而已。今本年三月，山西已兌馬二千矣。而該鎮復兌三千六百有奇，是一月之內，兌馬殆六千匹矣。此後各邊陳情接踵日至，其肯曰：「薊鎮事體重大，而不相援引乎？」臣恐畿輔二萬之馬尚不足，各邊一歲之發，及秋防屆期，將臣以利害而動，督撫督撫據傳報而徹九重，嶺霜之勢，其漸愈急，不知國家何以應之。再照各邊將領之臣，均有分憂之責，知廢下之驟服為民生之膏血，則愛養之心自無不周。今任意踐踏視若土芥，而臣等先發初無難色，則各官恣肆之心將何所忌乎？兵部覆題看得太僕寺卿王好問所陳畿內寄養之馬，原額有限，慮恐各邊請討無已，意欲止給入衛官軍其餘各營量行裁減。又欲比例給發馬價，使該鎮自行收買。各一節，蓋寄養馬匹乃太僕職掌，而好問之意專主於撙節，但發價召買薊鎮原無此例，難以開端相應酌處。合候命下本部，劄行太僕寺將總督標下右營量給馬三百匹，減去二百匹，巡撫標下營原討馬一百八十四

匹及永安營原討馬三百匹姑且免充其餘各營仍照
原題馬數兌給以濟急用此後各該將領如再縱軍士
不肯用心喂養以致倒損數多者聽總督衙門照例重
加叅究不許姑息萬厯三年該本寺卿胡某題乞罷
發馬價銀兩兵部覆議各鎮請發馬價不許濫行奏討
萬厯十四年題准遼鎮軍士防戰艱苦委當優恤餉
銀馬價照數增發還著稽覈樽節不得濫費該薊遼
督撫王某等題稱邊長敵衆兵寡餉薄遼鎮馬匹終歲
征調死傷日多部發馬價銀七萬兩尤為不足乞要將
免扣朋銀四萬七千八百餘兩如數增發兵部覆題
奉旨遼鎮軍士防戰艱苦委當優恤這餉銀馬價准照
數增發還著督撫等官稽覈樽節務使軍需實惠其餘
俱依擬萬厯十五年量議發銀一萬兩給延綏買馬
騎操以後不得援例乞請該延綏巡撫梅某題稱本鎮
馬匹僅存十之五六缺額已至數千用價幾於四萬乞
於太僕寺馬價銀內動支買補兵部覆題謂該鎮倒

失馬匹並無帑銀買補之例但以全陝災荒而延綏尤甚量議發銀一萬兩買馬騎操以後不得援例乞請奉旨是萬厯十五年題准薊遼宣大陝西各鎮戰馬損失遵照舊規買補不許違例乞請兵部尚書該太僕寺御羅等題稱祖宗朝原有種馬十二萬備用馬二萬後將種馬議賣盡收其直專備近圻召買戰馬之用近來遼東三四年間討增馬價輒逾十萬延綏一鎮向稱無事即欲買補該鎮椿朋地畝自足取給又領茶馬二千似亦足用今欲損國馬以益邊騎將來效尤不可止極乞蠶禁停止即使額馬果虧權於陝西三茶司積貯餘茶多易數百匹以給該鎮仍明諭各番後不為例在遼東亦當漸為節制在各邊毋得效尤兵部覆題謂各邊買補馬匹皆是動支本處椿朋地畝銀兩間有請發內帑者銀數不多惟遼東一鎮薦歲饑荒困荒流離之狀督撫官嘗繪圖進獻荷蒙聖明在上恤憐艱苦且因該鎮免扣朋銀以故節次加增馬價十一萬有奇係

出特恩原非常例至於延緩地方凋敝荒涼所積椿朋
等銀盡為市本那湊缺馬數多軍威欠振向止議發馬
價銀一萬兩既未敢濫糜官帑亦不忍坐困邊圉非無
劑量調停之計今該寺具題前因職掌所關委當申明
禁止相應依擬合候命下移咨薊遼宣大陝西各督撫
官嚴行各該寺道將領等官將本鎮馬匹督責軍士加
意飼養如有伏櫪瘦損及臨陣倒失者遵循舊規查照
買補再不許違例乞請其遼鎮亦待歲穀豐收邊徽稍
寧前項馬價聽督撫官酌量裁減及照陝西三茶司貯
有餘茶多易邊馬事體未審妥便本部備行督撫衙門
議確回奏統候聖明裁奪勅下臣等遵奉施行奉旨是
近年種馬變賣已盡解寺銀兩不多以後各邊毋得輕
率奏討萬歷二十二年題請停止借支併議額外之
增以儲軍需兵部尚書石朶議覆該太僕寺卿王汝訓
等題職等謬典牧政幸襲承平歲以芻秣收折之入稍
儲金錢寧夏變起費以日萬數夫由前則勞饗軍士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國家定大難由後則振恤邊氓為國家撫瘡痍綸音濡發中外踴躍快覩功成民安之會職敢不奉行德意比來一二動支殊有不盡然者往年兵部支請以為何今年各部借請以為例往者年例請于邊鎮今者年例請于腹裏如天津薊遼等處動支四十萬是本寺為戶部代餉也如修城造船等項動支五十萬餘兩是本寺為工部代營造也如淮揚等處為募兵事請銀五萬兩是本寺又為腹裏開年例也夫戶工二部國家財賦之府淮揚江南推饒馬今猶以度支太冗帑藏告匱區區一寺所儲幾何而以供一切衙門多端之請乎且職本寺庫貯雖銀也實馬也無事易馬以輸銀有事出銀以市馬如一槩借用勢將不繼一旦緩急職安所得金購馬又不能執齒以責償於儲臣蓋日者邊方多事乞請滋甚本寺五月薊鎮督臣題請增給營馬一千二百餘匹又歲加馬價銀一萬二千八百餘兩節年馬價每匹不過一十二兩今加至十八兩于軍士誠厚既益之馬又

益之價兩請而俱聽之非所以平施不加于平常撫恤之時而加于一旦鼓噪之日非所以為名有如各邊軍士挾之以要督撫援之以請於朝將何辭以應非所以為經長之慮伏乞皇上勅下該部除倭報警急募兵餉兵外以後酌宜動支不許各衙門數數借請淮揚募兵量于南太僕寺庫貯子粒銀支給又乞勅薊鎮督撫諸臣酌議馬價應否每歲增加不然止令照數兌給寄養馬匹又不然減馬益步通融增給兵部覆題謂庫貯銀兩本以市馬薊鎮馬價等於各邊此定例也偶因東西多警動支浩繁修城造舡戶工二部借支五萬兩原議祇補薊遼天津等處募兵買馬安家犒賞器械等項動支四十萬兩原非為戶部代餉薊鎮馬價止十二兩委屬不足即增至十八兩特照遼東中馬事例原非因鼓噪而加今議馬價欲停借支以嚴漏卮之防議鎮馬欲減新增以杜比例之口無非防微杜漸之慮但時值多故費亦非常別部借支實一時權宜之計合無自今以

後止其借請薊鎮馬價十八兩此係酌議方行斷斷乎
不宜減者如謂各邊比例庫貯不敷不容不為區處仍
行督撫衙門從長計議自二十一年起或減騎益步或
照數兌與寄養馬匹務令妥當毋致貧軍仍前賠累其
淮揚等處募兵造舡之銀仍令濟陽衛經厯張五倫照數
完解奉聖旨是 萬厯二十二年量給銀三千與順天
以濟急用即將馬價扣除以後年分仍遵舊例買補毋
得援以為例該兵部尚書石某覆議順天巡撫題稱該
鎮倒死馬數多共該買補八千餘匹雖已各給馬價銀
兩督責買補但遼鎮兵燹歲荒商販不至所恃惟有互
市貢馬民間絕少雖日加筭楚終難補完今南軍北騎
日在窺伺相應該太僕寺寄養馬內將年例馬價扣除
查得該鎮近因倭警征東官軍挑去壯馬八千則遼鎮
往年之馬少一萬有餘又馬少數多無從買補查得遼
東見行事例馬價非一如正兵營裏外家丁每馬銀二
十兩還馬軍壯每馬銀十八兩左等哨軍士每馬銀十

六兩右兵營軍士每馬銀十六兩各營軍士每馬銀十兩前項各項俱有倒損乞行兵部查議將該寺寄養馬俵發即于各項馬價銀內照數扣除該兵部議覆近來東西多事調兌數多難以盡發合無量給三千以濟急用即將馬價扣除以後年分各隨仍遵舊例買補毋得援以為例萬厯二十二年該本寺題內稱請討備用馬該兵部本寺晏題奉欽依禁止弘治間嘗請馬不許間或給銀收買載在會典此為給銀買馬之始隆慶五年題准各邊奏討係十分緊急方准給馬價別項濫討即與停寢此為禁別項濫討之始近種馬盡草各太僕苑馬都司衛所種馬亦廢乃馬皆少請紛紛矣萬厯初遼延宣大屢奏不與馬昨東西兩征係當寧遣將一時權宜亦或可爾乃遼東奏討亦為東征若然則本鎮行太僕苑馬之說近年買補例給者何為哉前歲事急本寺不敢執言今事定不言將此後將官以緊急動督撫督撫據傳報徹朝廷疏下兵部不能不題覆第恐見馬

既少後馬難繼然馬須數目非至缺不請銀則易請易發者是以他部之務名曰借始猶曰徵還各地方災傷名曰留始猶曰抵補始猶曰不得援以為例後卒為例近言戶七兵三舊例原無乃各邊修城有戶出七分兵衛出三分者今遂為戶兵二部之例始猶曰七三今直請太僕寺交給夫以公財供公用即不徵還不抵補不言例何不可者獨此銀乃馬用銀即用馬也本寺職司典守義當慎重該本寺臣屢請止今舉二疏前羅應鶴等為禁請討等事稱三四年間遼東增至十萬餘延綏又乞動支買補倒失馬匹原無此例請節制令諸鎮無效尤該兵部覆以後不許違例乞請遼鎮亦俟歲豐患寧酌量裁減奉聖旨是近年種馬變賣已盡解寺銀兩不多以後各邊無得輕率奏討欽此近王汝訓為軍興繁費馬價漸絀乞停止併額外之增事內議往年兵部支請為例今各部借請為例往年例請于邊鎮今例請于腹裏如天津薊遼四十萬是為戶部修城造船五萬

餘是為工部淮陽募兵五萬是為腹裏乞聖上勅該部
除倭警外不許各衙門數數借請該兵部議覆咨戶工
二部凡公費不得再請借支奉聖旨是欽此舊年山東
借本省馬價二千填補淮安顧船分發登州糧買糧料
至遼是亦借也是當早申前疏令各部各邊遵守勿令
空匱至極難乎為繼此請討之議也該兵部議覆行各
知邊

馬政紀卷六